

書

欽定四庫全書

備忘集卷三

序文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君子之于天下也立已治人而已矣立已治人孰為之心為之心為之心自知之得若失心自致之難天下之理無微不彰而人之視我終不若我之自視無遁形者之為的不取信于我所自知之真取決于人不盡我知之迹失之矣肖野郭公登任戊進士守瓊代巡柳坡馬

明 海瑞 撰



公剡薦于上聽銓司不次之用光及僚來三府趙侯四
府劉侯曰布予言以贈將奔柳坡之言發用肖野平生
之素夫肖野平生之素侯于柳坡始發明之耶肖野終
已孝業侯于入言之及乃致其力人不我与撤而不復
前耶性分無待于外有待于外而為之非性分也肖野
公之心吾嘗有以得之郡百凡迎及而解言一之府無
難事矣而曰父皇皇常若不給今人有未能而事与之
共同官之義尚當獎而進之况在肖野望治之勤日之
升川之至西土怙冒文王視若有傷光武中央兩漢中
賢主也以百姓怨氣滿復誰欺責彼予一人處心如是

言今日是三州十邑能處之無不如其則環海而為民
能使之無不被聖明之擇矣乎一之為累承流宣化之
職缺如矣肖野能安之乎我無安于是人幸我于是譽
我于形骸之外孰与我自謗我于肯綮之中君子戒自
欺求自慊二侯今日相与聚會精神一堂之上共而為
之真杌寔際猶恐無能自改于其故民已家國猶間然
也又况分之以毀譽得喪之私瀆于耳目以滑于內內
無純安得外有純政夫吾心則有定若乃毀譽得喪
則亦何常之有御史特憲為天下公柳坡言之矣今日
言肖野之心今日成肖野之美姑置之所願二侯上體

肖野寅公之心同寅恭為己責自体呂祖謙謂狼驪
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肖野公亦云
區區真有以見公以傷視民之心于青天白日之下而
無間當之必不以予之言非美盛德之頌也夢中呼其
人之名人則應之呼他人之名則不應以其真也二侯
曰然書為贈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獎序

今之入官而仕者庠序李古之人也然徃徃不滿于識
者之意天下之人不見官人之利特見官人之利者豈
其人之初盡不賢則然哉未仕李古既仕則參之今日

仕人論平生之孝不盡用之今人之論正今人居官之
利是故其說易以溺人始有今古之岐終如從今之謬
大抵以正入者以邪出矣萬曆三年二月大東劉侯自
邑博擇推吾郡視事之初抗然有知已守法不混于俗
之意是雖未能事事中則由其事逆其心胷中若有特
操有俗之意薄侯行之者有俗指為膠固侯行之者道
在是也今今誤認為膠為薄于此有特見焉我自行之
出入于風靡波蕩之中欲自比于砥立中流之柱侯能
以安于是乎乎秀才初官移其心而左移其心而石未
可知也詩云將西歸懷之好音常欲小申已說勉侯

未至堅侯已然一旦代巡柳坡馬公撤旌所屬意有大者侯與馬際屬師弟子曰以贈侯之言為問于欲有進于侯未及行而意不為頌諸君子有愛人之德存于中是以今日有贈言之幸于外夫感我而後必有受其薄者矣受其薄者怨之矣有怨憑我之為通莫為膠者矣通大抵在才貨九貌今日出之自己亦先日取之自民變通圓活官有時幸民之不當其害無有也聖天子為民設官今人入官于可以為干名進階之助則庸心然為民之心置于好惡得喪之外失之矣然則欲侯節推左郡幸于其識寧復有過于薄為厚膠為通勉所未至

堅所以然擴充以盡其大無自畫于發見之初者乎乎失職分則失道矣失道失心矣無一可者用是特書先日之意復諸君請特上為贈侯根本在是擴充終始之而節目無不周矣柳坡旌侯止于節目不詳及云

贈定安傅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澄邑去郡城六十里瓊萬里京師三州十邑同一荒遠僻地澄土瘠民貧里喜爭訟尤稱難治貪泉易心尹難其人而士民亦鮮有以尹之賢而士稱之者萬曆三年缺尹以定安縣教諭莫君署其事士民翕然與之代巡柳坡馬公兼正教事薦君于上謂君尹才當不次用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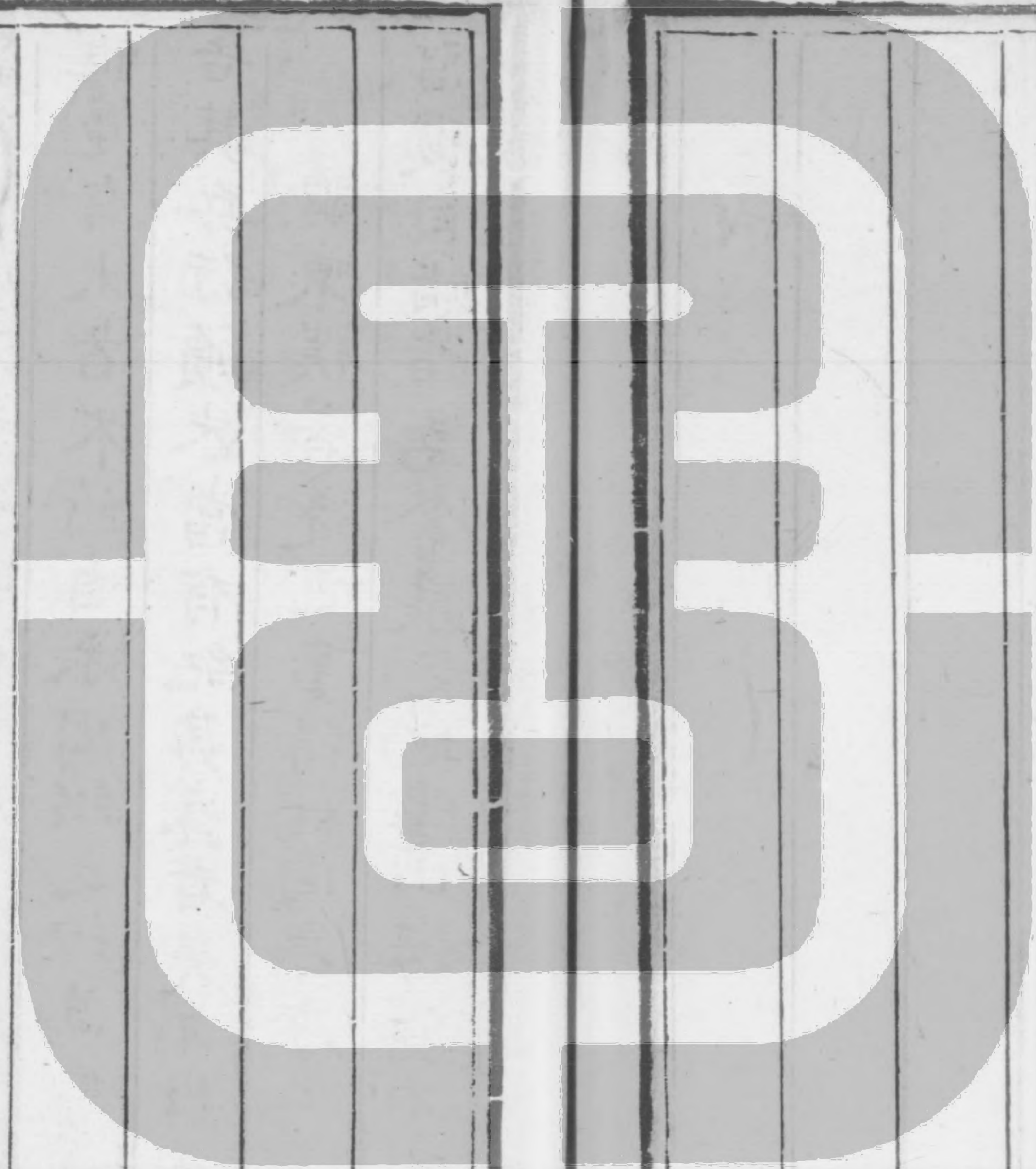
士民意相率徵予一言以贈予問其所以則又同声而
曰自莫君握篆之後詞訟清而村落無追拘之擾催科
緩而事事存撫恤之意事無稽留人無緣弊里甲省約
一邑宴然究君之心蓋仁人長者之心其不為貪暴苛
刻之為終身之遠亦可以占之一日之遠夫澄訟事獨
多謂他方無寔之詞最小民之情所難平者今首以清
訟頌莫君且莫君子澄暫署其事耳今人凡暫署官府
之事稱權官凡姑應先日之為隨人之後初非創立規
則垂久遠也乃上得撫按藩臬之稱下不失撫綏之譽數
月之間當疲敝難為之時惟士惟民聲稱如一君何以得

此予人哉蓋君有立己講孝之功體立用行是以出之
自為能宜世宜民之政先自定安孝諭督府石汀殷公首
薦之矣政與孔門弟子言偃出武城而有絃歌之效子
賤不下堂而單父稱治道相近似然則今士子一入官
遽以簿書禮節苛暴因循各就其資之近而自許已躋
其本矣天下只此人心天理而曰某方之民易治某方之
民難治可信也哉早之詩云豈弟君子邇不作人莫
君之教定邑以之洞酌之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莫
君之署事于澄以之莫君無愧二詩用是廢之復士民
請若夫前途事業方興未艾此特其發軔之初耳大都

于此可見未詳及云

贈總督府洋山凌公平羅旁序

國家統一六合雖自外聲教者無不欲其入我覆育生
全之中粵東西設重臣便 且以控諸寇



奉恤厥若公之謂矣瓊府太守唐同守楊府判莫節推
劉荷公威澤鼓舞不能已願一言予亦澤及中人也念
惟事有大者大所自来因綴之以為賀且用為後公者
告其兵行顛末當有紀其盛者矣不詳及云

贈陳侯署遂邑事得代回序序

雷瓊自惜指為貪泉之地雷山海貨不及瓊遂溪在雷

又小邑地瘠無別產一歲之耕僅足一邑人一歲衣食
之用無可貪也然同以貪泉得名同一萬里君門之地
生斯長斯同一孤臣孽子日月照臨有所蔽隔而不能
及之人府州縣奉劄借天子之威以行其志者視其景
同此羨心履其地同此肆意先後異時守令如一呂東
萊謂奪粮于陳蔡之間攫金于原曾之說何以堪之遂
溪之謂矣予瓊人也習知瓊府州縣之害習聞遂溪同
受其害之尤一旦其邑庠生梁有守吳一桂等將庠師
生意揖予進之曰郡陳節推侯權邑篆計今正尹將至
當代願一言壯其行彰其美有龔黃卓魯之譽有扳轅

卧轍不能自己之情究二生不一而足之稱槩二生不一而足之意只今便民之利侯與之矣只今不便民之害侯絕之矣其淡泊自養不易心于貪泉其敬事臨民集水臨淵又不謂食祿之方天顏萬里夫雷瓊之民生不幸為孤遠臣絕意天澤百年矣百年間濶已久出望外其一得之意者氣數乘除無往而不返之日記云天降時兩山川出雲遂處上游其氣先至而先得之欵況今天縱聖明瞻言百里海內外喁喁承德出之水火危墊之中置之枕席安全之上惟侯行之規畫在案誦習在人老成人亦有典型今之謂矣標準立而人趨之

雷瓊近壤得無先被之為幸也哉旱麓之章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洞酌之章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靖共守令道無過此侯邑事無愧二詩用是不辭師弟子請書其槩以為贈且以志雷瓊開先之喜云

壽王堯山六十一序

堯山自幼與予同師友為孝業其神氣之靈諸童稚中識者異之予亦歎然矣自謂得天之不若堯山山若稍長業孝子文論文宗諸大家盛有稱許清逸之氣不混塵俗而別為一局其文類之以故不能就時調決科附五第科第之文非堯山所不能攻堯山所不與事也經世論

今事不平之憤有發焉亦古人好靜無為上一層意也
隆慶庚午予罷官歸別堯山廿年矣塲屋中堯山終不
得一捷晚年揆食廩充歲貢生又棄去不就家居萬山
之中即此採山釣水還造物與人風浴咏歸隨地而樂
夫一歲貢生又棄去不途窮而不得不安于小希之不
可得者堯山棄之惟我所願我則行之古人之在混茫
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傍花隨柳鳶飛魚躍說反屠
羊堯山有焉每聞人說及堯山萬山中木石居鹿豕遊
翛然有脫去世故凌雲氣遊天地間意唐人之咏懷有
曰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採予去堯山居三百里許夢

想神交方醉堯山之樂意堯山居營魄抱其一靜之後
清形可長生也今丁丑九月十有一日為堯山再甲子
誕辰且室人同生一堂偕老宗黨戚里爭持酒幣走賀
謂奧缺梁鴻龐鹿門天作之合于今罕有因問頌言于
予予惟堯山先年下帷經史百家其彙博作為文章包
羅萬象其氣豪談今不平疾苦其志憤經畧人間世曲
暢旁通其識精今時又大謬反之身而謀之神者回視
前日之所有事者又若無有焉專氣致柔與魚鳥花木
忘其形于天壤之內古之得道術者蓋如此心與天游
天為培之夫豈曰不知其雄守其雌聚埃積塊之守豈

曰以期年耆德無經緯本末無以先人也哉夫婦值今
六十又平格伊始而衆心載焉詩云令終有假公尸嘉
告用是不辭其懇備及堯山自繞而今天眷之隆不偶
然也書為堯山千百歲壽

贈賴節推署貴縣序

聖天子計安天下求守令如不及而天下守若令每不
能以計安天下應至人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今士人一入官初心大抵循俗而為日見之事事匪其
心蓋自宋人名高位高之習流至今日淪肌浹髓不可
破矣欲希天下一日之安外其心而安之其可安之乎

流風壞于功名富貴之會而日純心任事之有人唯矣
吳生泗崖自貴邑一旦遣人致書而求盛稱其司府賴
肖泉之賢通後先任事之不一而足泗崖平生志氣不
妄語不謾人言無可疑雖予親履其地目見耳聞不過
如之中有不能盡釋然者今天下士大抵迹是心則不
是昔范山之告楚子曰晉君必心不在諸侯也北方可
圖若心不在民而徒有在民之迹無補于民矣醜女而
粉其面老人而烏其髭泗崖其知之乎捧讀及終有不
求人是求吾心之真是不求人知求無愧此心之良知
之說忽吾心有戚焉偶忘而記則今日泗崖之言正嘉

靖乙丑予初官戶部幸一邂逅眉宇間可考而見塞淵
溫朴君子人也昔者逆覩于肖泉今得泗崖之狀而驗
百來年不耳得見之人一旦忽親覩之凡事不可認真
真則禍隨焉今天下入官人之議則然也天下不一日
見天子計安天下之功日相尋于天子分之守分之令
之害坐此為累良法美意蓋不止曰亦如無有而已賴
侯以直道之行發揮我祖宗曰守曰令之政泗崖之狀
侯曰視府事吏畏民懷署桂平二縣平易近民查盤慶
恩二府不撓不擾再之吾貴與孝聽訟保甲催科改條
編復里甲歷歷可書而民以為惟已之便實使之也實

心實政雖不中有不遠焉者况肖泉今日事正守可令職
分事無不中焉者乎以心感心澤民因各得其固有之
心以為心且誠心直道用是有名于天下今之世舍肖
泉而與而誰與語哉督府洋山凌公以侯運餉課最間按
院敬齋陸公以侯賢能聞天子俞之屬下吏循例為形
容盛美亦頌揚王休意也某也不辭而為之說若夫羣
小間調今職泗崖亦得之傳聞云爾欲此文亦如肖泉
求吾心之真是畧而不錄云

贈鍾從吾晉灌陽掌教序

長汀鍾君從吾文昌邑司訓也官四年得晉全之灌陽

掌教門下士某某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衷不可詣予
徵言予懇辭之諸門下復曰鍾師必欲得子之文慕子
者也予辭之不得因言之記稱仕而優而^則孝孝而優則
仕仕孝融會孔門未嘗廢仕亦未嘗專言孝胡安定有
得于是經義治事並奉之為蘇湖之教夫古之經典今
之人事索之經典天下之事具于是矣而別于治事之
中求之蓋經典言事中之理而未能一一盡及事中之
變事中之變百千萬端君子之應如之譬之醫者隨症
用藥而又因其一時之所傳變改之因革損益本末先
後輕重緩急淺深長短廣狹盈縮有劑量焉毫厘之差

千里為謬苟不知其變之所以然而應之以其理之所
當用于以用之其不至敗乃公事鮮矣傳稱執一理貫
天下之事人非生知之至平日無講明融會之功則所
謂寂然不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之體昏如矣抑何
通之故予嘗謂圣天子為天下擇官地無缺官天下不
見官為天下利獨見官為天下擾其大端在不曉于官
民義利之變先無以洗其心身家在念貪取毒焉及其
日應之政則又先事而講明之未有得也夫從事經典
而日求之紙上之文事之義理而已若夫有其事而又
有其事之變則心于經典所及之內加深求焉而後可

所不及之外加深求焉而後可以盡其故蘇湖教法至今稱正以其門下人用之而效者以其能預講之已未用之先而其所以講之者盡變也我國家設有府縣藩臬百司庶府士得此謂之仕內國孝外府縣庠官亦謂之仕國孝府縣庠謂之仕仕焉而兼乎其孝也者鍾君司訓文昌經義治事兼有之矣署定安縣事一年再署文昌縣事七月庠序治事之後又得以履于其事而為之夫引而伸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事豈能一一身親見之哉然身親之所脩嘗與口耳之能談說意趣自別以躬行之所自見之于事示之于人真切有

味為從為悅必然矣鍾君之于二邑不徒隨在仰其獨清之高而且隨在有從事獨賢之頌身教言教灌陽士子今而後特無多乎哉教成十人為國家造成十方之福教成人人為國家造百方之福諸門下以鍾師且無得于府縣之秩為銓司知人不滿庸詎知以人事君鍾君所得多矣乎况今天子在上求賢若飢渴而銓司又能上黜至心教官顯陟邸報歲有之又安知公道之不可掩不有如印以賄得由賄非介如不如吾從吾亦有以得之乎由小而之大由閑散而之權要予于鍾君拭目俟之矣昔人謂錙錙而較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

之至文必謬石稱丈量徑而憂失陸象山謂此可為觀人之法焉大節可以兼乎其小也予于鍾君則銜銜寸寸且從而得之矣何疑乎書為贈

四書文

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求臣節于子道之中聖人復有望于門人焉夫臣節繫國家子之能孝而節無不盡矣大夫無悟得不復之門人也哉且昊天罔極詩言之天下人子報親之懷無逃于天地之間君臣則有可過差之分分所不可盡而曰

吾用吾情非孝矣三家念親不免陵君一旦其孟問孝夫子之無違一言答之言孝亦言分子于父母曰匡救曰將順盡是矣微引其端不竟其說正欲懿子聞耳入心不能以自己也而思家庭平日發悔悟之良心其不能思無違謂無違于父母令耶之抑無違于義理之大耶亦必中難而有問二說橫中而天機之明有自矣乃今無望于懿子夫子能以自己哉樊子在御之日備問一時之答問聖門羣弟子教孝商求則然言無出于二言之外意尚先入含蓄之中也無得于懿子抑何以復之樊須及問講業日不出夫子德義之外目擊時事大

抵必同夫子德義之心言在人子意望三子臣節之明
答訓懿子初心耶

墓誌銘

黃恭人林氏墓誌銘

余與暉江公共籍羣山居址去不十里許恭人林氏之
賢聞之矣而門內朝夕不及事事其細日月有時將葬

其嗣燕石君以狀付余乞使先人故事為誌予辭不獲
據狀叙之感今稽昔按恭人暉江公同東岸里居高士
林翁女也燕石祖主事豹島公與林交莫逆一日出暉
江公見翁竒之口言恭人矢與為配意與其母馮氏不
合蓋馮不欲已以富家之女貧上如豹島公俯就之而
為其子婦旦夕進有沮言乃翁執初不易毋論豐約恭
人逆知父意之有大也言歸黃門之後雖處貧則雖未
嘗以毫末缺為夫君向孝內岐其心之累脫富而貧有
亡兔兔蓋自入門來而婦人從夫之義無歉然矣高堂
有姑峭厲其性而恭人朝朝夕夕反得吳太安人之心

無内外人難乎其婦意料之外啜菽飲水飢仍之歲有
之太安人見婦有色笑焉蓋恭婦禮無失深愛婦禮之下
又婉愉而有感動也暉江得有恭人之後不徒外有親
師取友之資抑且內無高堂奉養之缺年二十五預鄉
萬歷六科第進士已十有九年彼一時也士風恬嗇無
異其先黷中之日也而恭人安之第進士又四年乃授
西曹主事西曹無外差京城衣食難于給而恭人安之
安之于不得之日易安之于妻妾之奉改心他圖以得
之之日難我入自為室人交徧謫我恭人不為也暉江
不變塞于奉人進士之初預養淡泊之心為他日有為

之地恭人成之其尤可言者暎江以嘉靖二十九年部
即資及得推臨汝刺史二千石一遷銜而諸不同矣恭
人成且不自為逸隨官僕蔬藝績紡有不堪尤之曰秀
才小家照舊如是不自逸于太守恭人之日反逸于其
他焉乎恭人推儉推勤初終一心雖百十年之久可以
占志于知忘一官之日何也俗言得官喜其享有一官
之人享入而盛內外員親民不知府若也暎江不幸嘉
靖癸丑歲內艰服闋則赴部例也法也而恭人意獨不
然枕席之言若于古人知足而止先幾而退有得之者
今士誇功名大指又在富貴鍾鳴漏盡行猶不休多之

矣日無見閭閻中之女反有出于_日士有見閭士人者之
上有之乎宦海波濤暎江福池陽晉憲副望荆襄而戒
心焉上疏請由恭人不行一着為先導也歸田之後夫
婦如賓若加先日恭人之為暎江公敬有自來矣吁賢
矣哉大抵暎江性達曠恭人性深沉達曠矣而非得深
深_者者加之收肅終不免于水以洧水琴瑟專一之失黃
氏厥子若孫於瓊椰盛經史精微暎江之力而朝夕檢
約自童孩以至今日弗使納邪而由之正恭之之助居
其多也言念恭人妻道婦道母道無不可紀奉先筵賓
酒漿應對內外宜之家下人不失恩顧事事訓討則水

不遺葭莩之中有急則周小或漸染流俗不以一失不
勤飭諭暎江晚年益自踈于恭人又自嚴整過前持其
家及身內外斬斬微無不謹可否相成以一婦人而天
資近道有如此燕石謂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並暎江公
而稱之誠得恭人之所恭^為免人恭人生于弘治癸亥
十二月二十二日卒于萬曆乙亥九月十二日享年七
十有三先嘉靖甲辰以夫貴封安人後嘉靖甲子以子
貴封恭人子男八其二早夭長宏宇任浙江叅政次宏
惠南康知縣次宏賓宏宸宏寔俱郡廩生宏賓宏先宏
宸近卒李宏寰亦先卒女二其一早十一適侍郎唐西

洲公孫已故郡庠生惇孫男十八之喜之奉人右之武之
郡庠生壽之詔之建之名之立之個之升之詰之性之
及之任之修之儲之^{佩之}永之女十三一適已故邑王庠
生馮應會一適知府王魯公孫邑庠生廷瑜一適大鄉
夏東菴公孫百戶一適邑庠生陳起元一適少傅丘文
莊公孫承裘一適郡庠生楊綉一適副使林公孫林啓
元餘幼在室曾孫男三見曾希曾紹曾女四各幼以丁
丑年十二月十七日合葬于金鷄嶺暎江公塋之左恭
人有是全德天與全福銘曰亦有先幾之見又不止于
為婦女之仁翼夫迪子奉姑及身小無不及惟大有倫

利牝馬之貞往元亨也齊驅士人振聲今日正家而定
蓋自有因御窮持富莫與之臻鮒年命服羽蟲趾麟勿
替而引命自天申金鷄之北卜者曰氣因而悠益久益
伸百千萬年猗欤恭人式德如新

註唐詩鼓吹序

古先王成就人才由今考之大抵六經並行詩教為首
夫教以言行詩亦言爾何以益人而先之若是蓋人稟
天地之精言語文字之間天地精神之發也約而為詩
不多言而內見蘊籍外著風韻天地精神以詩而騁騁
則襲物感人變化因之礼称人聲在上長嘯中宵敵騎

曰之而北有矣詩與入人往往而是時颺九歌之方與
詩游藝之道百世以俟聖人不可易也錦台廖先生有
得于是丁丑會試中乙榜來署瓊山孝事課弟子員曰
出所註唐詩鼓吹八卷示之夫宋一代掄士用時義論
策我朝曰之先宋而唐則以詩賦錦台日課生徒遵時
制也乃以先日于鼓吹中有見并之前人之註鼓吹多
矣章什句解究其事之所自来探其意之所含議較錦
台不及為甚余謂同一文章取士如以其文而已兼唐
及宋為得我朝之闕亦宋人之闕也使之文不為使之
詩文且可以為全乎哉錦台造京孝博得我心之然矣

雖然錦台新會人昔公甫陳先生講李白沙天下企仰
其品題以前詩人曰子美詩之至堯夫有別傳向來稱
作者二妙罕能兼唐而下李詩匪杜人卑其詩未有許
可及康節者乃公甫又若于康節獨推焉少陵愛君憂
國兼之于野之獲發之視彼流連光景漫無一居為據
誠一人矣吟哦浩飲胸中造化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
之妙也少陵能之乎蓋不特文彩動君之誇隨塵冷炙
不用為愧一二不足道拳拳君國之念堯夫亦双僕而
命之矣宋進士許洞詩會九僧約以山小風雲竹石花
草雪霜禽日星鳥無犯其一九僧閣筆夫天光物色抑

亦一時之觸爾本真在我目觸而悅故亦目觸而詩假
若周朱張程有洞之約性真之悅出之矣無待于出能
困之乎子美出却君國諸作一詩曳白料必九僧同之
可至取哉嚴滄浪說詩方之妙悟禪道曰詩有別材非
閑書也詩有別趣非閑理也羚羊掛角萬履卷鄙焉夫
水月鏡象言若充誕水誠有不可執着之月鏡誠不不
可執著之象而非誕也文泥矣以詩之曲暢旁通隨樂
而與濟之文之妙也履庵直據文理或則古詩人同物
之趣無深會乎伊川程子指穿花點水之句閑言無用
惜工部一生之心自少而老止有二詩絕句是亦履庵

之見也余嘗謂唐宋詩人均尔一知半解之悟孰為唐
高孰為宋下欲定說于滄浪履庵之間彷彿二妙合去
取焉而未之及荆州唐子履庵之詩也履庵嘗以其意
附劉曰于邵子之后謂天資李力若未足然已為莊陳
權輿矣吁礼義無窮人心有竟况賡歌風雅頌詩法在
焉自是而后又安知無有蕪莊陳靜修出且入二妙而
上之者乎余時以註白沙古近質之錦台錦台謙曰無
得也夫錦台生長新會時去白沙無幾有得于白沙權
輿后李有在矣權輿于白沙鼓吹有不必言矣透徹之
悟錦台其尚求之

贈廖錦臺膺首薦序

天下事如斯而已謂今無經大士大有為于天下哉因
朝以經述造士士非此無已進其身造得官則又有今
時應官之道經述之在聖人芻狗矣有儒官焉薄收而
薄出之人無望焉而奔走奉迎故事虛文視熱衙門吾
異人之所以責官人之所以責士判然而途矣然天下
有稱善讀書者又不如是吾省新會錦台廖先生富有
經李文漢擅名于時即彼小試瓊山而言丁丑落第乙
榜而瓊非今人為貧之仕借此自暇逸者乎奉人教官
今又以一過路譬之上下所不深責者錦台自做秀才

攻墳典而奉人得已比今仕有耽掌寒暑燈窓無殊先
日非乾乾惕若中有寔趣者不能課士子不廢文論為
時制也孝弟李義尤所課中諄切之事道有本末教有
譽髦士于鳶魚得所之中一不見其崖岸自居嚴師尊
道必人為敬孝此在在麓之三章心乃天游之至也錦
臺會之矣然即此而論不過即事論事得錦台之小尚
無得于內蘊之多所以為他日設施之大嘗自督府凌
洋山公之薦言之錦台蓋爾絲牛毛之孝天高海濶之
心矣簡編之在今日蓋前百千萬年事也前百千萬年
之事莫不有于方寸之中奉此而措今日之應酬莫非

已往之成效措之而有不当焉乎夫士之讀經為文
又經史道中出乃如入任則背而馳若戴笠祝欽明之
流謂其初不過假此以為階級之地真心本不如此錦
台不変塞于今日之官矣不変塞于既閑且逸人不深
責之官變之于遺艱投大人所屬心之日乎又不然若
荆公以一執拘得之始敗之終錦台温如玉不然也然
則錦台非如心之經孝有用之文華也乎洋山亦欲廊
廟上大用錦台使得盡展底蘊不負初孝言其大畧其
小言孝問富有蕪究其小蓋經孝文章其精神心術之
蘊今日奉行教事其精神心術中小小之餘也老子謂

樸散而為器故大制不割今日与其言錦台于一官一事之中孰若論之于不出戶知上下之上洋山之見有大焉者矣言曰之內之廊廟百執事謂外撫按薦章為據外有薦章之美大行其志機會也庠弟欣欣有此也相與問言于余余養病簡人事有聞見不盡有聞見行而文章曰人言也若其當不當則非余之所及矣書為贈

贈高將軍陞指揮使序

指揮同知高前江死于儋之神失三載矣死以王事天子恤焉加其子一級指揮使世襲衛僚屬某某謂天恩

所及生

之役前

何得在

不知彼

不至

有滅此

之小不勝

至此欲以平生

也死于迫

及軍

大巡

有所不受

江寬矣然兵發有期方齋至儋前江

非畏死也方齋不諒其心然方

如火初非有讐于前江不愛知

切突二十七舟前江不愛其死

事為後人計白之史方齋

其父之義何以贈指揮

日寇未至股慄先之不能前發一矢

比者比萬

之念難慮

前江渡越此等

心謀勇兼資前

虎豹在山之

兵前進

可今日如

迫即死

破膽腑

是可見

亦大抵顧有身家之心無死綏封疆

款之息十百未易起其陷下氣也

萬倍余嘗謂史方翁若能少諒其

徒死者無神尖事得不死將不為

海內黎方齋之功尤大前江原領

不為無目君命不受將終執之義義或

死綏之慎心卒之李賊

又益多矣前江之勇于

其實江前白日青天

一死

心當厚英談九厚

何以父之天下有有其父

親而人氣習風聲之近子不其父千百之一從古而然

以言千戶常昇能無懼而已驍雄之將也今其

子名維縉也何現法氣際大抵近之今高將軍夫苟

無能如績近父夫独非前江之子耶古稱父作子

述子不其父也以不肖子呼之今高將軍得階一級至

天子亦以有其父者其子也得天之榮當思所以保有

其榮孟子曰事親若魯子則可謂能養其志保榮之道

也市井人一七念有甘以其身償人之死不顧者職

分內事不盡因法鄉評奈之何独無忿心猛烈而死之人氣之壯者也其精爽英靈常存天地間一氣子孫冥有依附昔人之責何面見先人于地下下高將軍苟無識朝廷如今官之意能見前江于依附之間也哉家有祠堂郊有墓隨入隨出可愴可感父倡子和天機有必然向贈言之乞有聞者莫不興起沉于親炙者不辭而為之說言長矣一言以蔽之曰肇南今將軍是則前江之子而已書為贈

內江龔氏族譜序

蜀之內江有龔氏焉

日一即避元末亂逃楚之

蜀家內江遂為內江龔氏始之祖發祥及今以其子姓之遠于先人言之九世矣棧幹蕃衍而皆端樸淳謹言義不言利故雖代無中人百金之產科貢寥寥有人未及仕始自懷川父子兄懋賞方入仕籍而內江之言名族則公井之龔氏預焉七世希遂漢臣八世以薦文魁亦嘗合心斷自可知之祖商具傳次圖譜聚合禮文附見圖譜之末不幸未就繼前人之志述前人之事懷川登甲科及今奔走王事未嘗不一日并懷念也蒐獵多年具有成稿萬歷乙丑得持天子節按吾廣其歷事國子生受吾王氏文孝家傳史才也出而托之討論潤

色遂得完帙懷川幸今繼述之有成而又念無一言以引其端族人未知為譜由來之意導而化之無因也屬之余余惟秦漢而下天下無世卿不復為五宗法士君子記其家人名歷傳次標初一人為始謂之譜事不師古矣然人心有真經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水本木原之地人心真切之机也族譜執以故與物之跡示子姓于視無形聽無聲之中其机神矣有子所稱立本生道之原孟子所稱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大此機為之宗法執綱紀于宗人之事族譜見綱紀于族人之心人心有切近精實之氣孝弟有充周無窮之用

譜握其机族譜之功于是為大我祖宗孝治天下士大夫稍言詩禮其家大抵有譜純心忠義出自孝子之門不多見有譜之文主張主譜之人非孝弟忠順之身無譜之實也子孫以虛文視譜則祖先之名次不神御史代天巡守二百年来瓊人未有見突于懷川見之邂逅間懷川三復旱麓之三章酬予言念懷川鳶魚會心其温如玉銳意多年創有此譜龔氏譜得其實矣玉福一即之神可以如見子孫繼序思不忘翊國家日升之運龔氏亦日之東君子執龔氏之譜見拔茅茹之象焉事在家庭之中道閔天下之大為是不辭懷川請具所以為

之序

贈吳頤菴二尹句容序

頤菴吳子貳尹句容三年矣其親友人某某自京行別以至於今日有思慕思慕何謂意氣不時人物也入官有年不失初意又敬字丁進士為之長官賢而知賢可有顯擢乞余遙致一言以見其愛頤菴于余親故時有會晤曾以一二言一二事高之謁選將行巡崖邂逅托馬鞍于余回舟之上日久不復詳其時酬答所以大槩指今官而有得醜狀戲之供一笑也頤菴變聲色而曰公人品高矣乃父賢者則不然有友同行曰顯顯戲談

同言如是友人亦雷同余許之而終以為愚戇犯執滯之病不可官吁非也言念頤菴地介青紫自幼而志有大焉不遂有日一旦曠典恩責人意必頤菴之得果然然候選天官所授不過縣尹事有堂長主之而為其貳南都上下京師瓊人必由且止之地也句容去之不遠鄉人一接頤菴而歸曰衙中空空如也紫馬俸錢外無從有毫厘之入事自堂付之彼盡心如法而行不貪不酷不自巧諛不自為情無殊先日秀才之氣時事二尹于今罕有人有同言余信之有不盡然于余心者頤菴句容而今三啓于余矣大抵卑抑無聊之情因之有懷

鄉掛冠之想夫吾平日有取于願菴取于氣之直也直氣即孟子知言養氣之氣行則慊心之功乃其有事勿忘之驗氣之所加無大無小無不榮無不逸秉田委吏孔孟無一日為歸與之興行道之氣充如不暇為心也願菴三書于余向家如切大抵見小官之亦有榮又見還鄉之反為適不能遂不能退是以三思蘇氏發明慊心之驗曰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王公失所貴之常心服于吾可見之氣心服其所本然之理也今由歲貢而出之人偶授知縣府判推猶有向前氣緊降此而下自視小矣其言曰如此官階所由如是待之諸進士大官

之下譬之雲泥縱使出羣其才誰則我與泰山壓卵因而頽廢願菴歸心或亦然矣夫人豈其盡無仁義之良哉吾能不見官之為小養成此氣由中發外而天下之人神肯之矣謂世無不好諛之人諛幸少安夫而豈其不然然而自謂熟是人情上官又有其說曰一為資格所限見可侵漁不為侵漁之計無有也鞭策不前十人而十余以為二說皆是做成今天下有其事無立事之人天下靡靡國家無賴人不能重已以致無人有之已不能自重致人輕已有之在彼在此均當分任其咎使吾職掌無缺不愛一文其心好諛之人彼亦人爾絕無一

服義心哉不然矣句容堂長丁敬宇之賢也有知于願
菴必不以堂長崖絕岸願菴不絕之必能揚之至此而
願菴無不可為之丞矣雖人吾人浩然之氣而不因物而
亡有不依形而立吾執其是彼峻其權鶴鵲蚊虻相遇
乎前也浩然于天地之間其大無外至賢論在我不論
在人道又如此願菴素有方直之氣入仕途不免動其
心于榮辱得喪之來轉步移身余憂之君子愛人防所
未見書為贈世尚圓活圓活私意之所自起也敗盡天
下願菴能如先日之執滯而天下無不可為矣願菴勉
之

贈太吳秋塘德政序

學為已仕為人其義不講久矣以故天下之人坐受仕
人之害瓊州號為嶺南百粵益南之遠陵地連崖州山
海貨比郡治下為勝其地又居郡城之盡有仕于此為
貪為肆實為已百方文飾傳為人又毒于郡治中人矣
自非介石之守豪傑自命未有不以地變者淳梁秋塘
吳侯由恩貢國子生授萬州判判為州守之貳韓昌黎
謂漫不可否事者無得自見之懷雖有識者亦無不曰
其有不為有制之爾三載考績得晉其州屬陵水尹言
陵則無有出尹之上矣其貪其作用有制之而不得逞

乎乃侯履任又二載奇矣無意于香仔無索于海泊里
甲餒贖徵收火耗有事于官而為暮夜之入其非已所
有不為己入不必言矣雖出村至府飯食供需前人無
不求辦于里甲中者侯亦不然其清節有過人者以言
其才則昔日漫不可否今則可者可否者否有猷有為
毅然身獨當之勤事厲精吏胥無能為弊行鄉約辨爭
訟百凡有為民則便之利無不興弊無不革曾不得已
捐俸二十金充蛋戶額課雖謂之滿腔子惻隱之心可
也然皆未足為異事也白面書生出人意料牛嶺剽奪
非百來年前尹以為無如何事哉招撫勸諭誠信有以

服其心營堡屯戍先人而險又有以屈其力小則深田
歸心大則萬州龍吟尚二十餘村雄桀不受控馭亦惟
侯所指無不如意洋賊林道乾揚帆擄掠非犯則無敵
者故防禦有嚴士氣百倍打水六七十人先試而侯衆突
擒其一道乾反以畏途視陵轉洋他去侯蓋不特牧民
有政才課士子有文事內黎外海四百里內民蛋仗侯
武事而安亦先年諸尹之上人也大抵天下人內有涵
養然後外有施設侯仕能為人侯孝能為己為之若侯
者其可以今日仕途中人物視之哉予杜門謝事如前
所云大抵多出一時耳聞于歷世故多于人情亦熟嘗

謂人心不古毀譽難信然酌量于彼此公私之間參之
以尚書察辭于差之法百與而百無失矣况今巡道錫
崖舒公日時廉訪尤加之意者府州縣正堂也激濁揚
清于侯許與民牧若侯也而又何疑乎雖然州縣親民
瑣屑曖昧日雜然尹前府及守巡撫按千百端其難為
亦付州縣草創十室之邑自昔難之侯果能曲當于應
學優外無歉然不滿吾當之懷哉反吾歉而求之可分
盡于所求之中矣用是因士民圖侯撫黎事并德政大
端乞言以彰其美據所說附已意書為贈

贈丁敬宇父封君壽誕序

夫天下有親如父子者乎一氣脉而流傳之形雖二而
不可以二言父子也况日夕家庭又有風聲氣息之近
蘇氏謂稱人之善必本其師兄父友夫豈以子弟故為
父兄隱如直在其中之為厚哉也子不如父人以不肖
子呼之謂子必其父也子必如其父乃其父先如其子
為之矣其不盡然萬一不至瞽瞍丹朱言動易入大人
能格君心之非天下有不陷親為不義之子天下有陷
身不義之父乎百端言之未有子賢父不賢者今封君
七十有二之老敬宇丁君之父也余于封君一無間焉
于敬宇子則嘗聞之敬宇之子句容何如哉大抵百度

是^具年滿腔子盡是惻隱政又足以發越之而無遺其才也一塵不染六年一日其節也目耳見聞一時循良聲稱天下未有若此尹者然人之賢不賢亦有自來余意度之苟非先有封君然後得有敬字則必敬字有執而行父子情親封君順之二端之中苟處一焉君子曰父之能賢也猶有可言者今之時何時哉子得一官之榮又望子滿為足家之計財帛世界見可欲而心無止足焉又富家習氣也若曾子則可謂能養志亦未有棄口體不為父母計者敬字六年之中人一不見其有內累于家意氣吁非封君之能賢敬字能若是乎余于敬字

完美于六年之中見封君近有義方之大封君子是乎大非時俗人物矣時礼于人父母有生之辰一則以喜同其子而慶之今已卯孟秋某日封君七十初度之辰也夫亦誠可為敬字慶矣然一人有向隅之泣滿堂燕笑不能為心况居官則有民責明有百姓之非幽則有吾心無能于職之愧封君父子能為敬字一日安之乎不安于是日用三牲之養不能樂矣得子敬字人稱大尹之賢六年之久甘雨和風邑無異議是今日斑斕之衣莫非一邑懽娛之色特觴慶祝子拜稽首子為之亦一邑之人為之也天地和氣萃于一門吁盛矣文林封

誥錫之天子七十有二之壽平格自天夫豈偶然之故
哉人間樂事無越于此用是不辭其僚屬師生請書所
以可慶之實為之贈

而去苟具不然性分天地感之而應決江河矣事有俟

人言而後可行有不俟人言行而無不當者今何人哉
唐以聲詩取士三百年之中杜審言天下之狂也反席
未安之前尚自不見代人之恨今請以台翁當之瑞臨
楮倦倦無任

復總督凌洋山

羅旁為門庭之寇二百年矣開府至公乃能使之入我
版圖一鼓而擒永絕其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蓋
必如此而後可云猷之壯也日者灣中竊有大億于公
自今言之可能謂中愚者一得所恨孝竦才窘有司贊
文惟公運用之妙揄揚萬分無得其一為歉甚矣誤蒙

垂惠稽首升受慚感并之差官回謹致謝私附轉上瓊
人不幸三次大卒不過其公如公尺寸無得正尊疏中
捐其險以與賊之謂賊今日亦殺之矣報盡未盡之賊
兵退而歸大征何用夫黎岐中處而州縣環之天下事
有易于瓊州事者乎部議及丘文莊要將五指山開十
路廊廟之上亦有心公公之心者矣今日得如先年冷兵
備名槩者其人不請一兵指日指月版圖黎岐初非難
事何也威之也化之也蚕食之也可縣可所即縣之所
之如今日羅旁事也天下事不可無故發難端亦不可
當幾自失其會瑞桑梓切情并附告

復總督殷石汀

哀苦中本府費到華翰生廢棄山林無交于人久矣門下乃能不我遐棄綢繆禮意過越于人感荷可言盡耶瓊崖事以二三年言門下云果若文移似亦非盡誣妄也第日月間又有清瀾麻錫之變突如其來官兵就縛麾下洗海大兵已追及之窮寇又旋帆北上雖未大加剿滅彼狂奔逃竄日無安所則解散可計或亦可以稱晏然于潮會間矣門下文武吉甫為地方了此一事海濱何幸如之肅啓付本府轉致謝私哀苦昏迷不能纖悉事變机要其大槩則如此矣惟台照殺伐撫綏并奉

不遺尤幸

復白大尹林仲和

北都一面未幾時而泉時安其身矣如子傳白之行乃黃生來任感恩之日先夜陞刑曹主事入夢吾無心也何以來之回思子平日節槩癡人說夢尚是鴻漸於干而以無足為異有此人事有此天机夫豈遇人之故哉日月之間料必有驗今吏部止是一箇資格這資格了許多賢者不得出頭格了許多不賢者使不退步誠如極地之說然吾人出處之小係國家氣運之大有握其凡不必在念所恨出修海祖不得朝夕是仲何是今

日割鳩之功可否伊呂小試之道古人曰軒冕者物之
儻來也寄也今人以寄為累毀譽得喪官階所係我心
隨之做官累心做官何用仲和試驗之念頭如動是何
景象比之不動此念時分何若自知之矣聖賢無間達
之與不達盡其有我自有無限受用此正莊子寄在樂
不為荒寄去未嘗不樂之謂何大小高下遷不遷足言
哉區區所望仲和不過如此而已祖宗初原無資格吏
部無端作備而行不知遵何訓今沿襲不改歲貢五遷
六遷之官乃進士出門卑而不授之職進寸進尺借之
口曰今日三途并用矣吏部局人也我亦隨吏部之鄙
而鄙吾心耶不可也不可也子宮七品尚非與爾鄰里
時節遠來緜段不得已受之矣餘未開封付回人返壁
荆奉覽并照入

復陵水大尹吳秋塘

執事龔黃卓魯輩人也生以謝客少聞外事近方得之
二三叅論其賢如公無復可疑者矣所恨原非能文之
人矢辭措意揄揚萬分無得其一執事方且歎然不滿
于是寔為退託寧非中所自許尚不止是德盛心下有
大焉者乎仰羨仰羨捧誦其議錫崖公謂林道乾突至
公應之裕如以事有條理致之即此而覲寧非胸中之

區畫所定故應之也而區畫見乎誠体立用行不得而
而窮之孝也承惠使旋謹此附聞瑞亦嘗念昔人謂伊呂
之道得縣亦可小試區區有望又不止曰一官今日令
終有傲而已統折台鑒不一

復巡按龔懷川

區之凡自上府而來者必問新院行事日巖峻而風采
有加人人同言又云亦自有寬處雖嚴而不惟刺惟士
惟民喜色權心百來年一人而已來稱稱同寅謂為過
當傳聞二司近日皆不得私自取于酒席之小亦有限
而不得為過無乃此其人有不便為之言欵我輩行事

當自信之以吾心之理若必俗人之言轉移吾事是雖
或無關係之小而机之所致敗上多矣所論今人久迷
不知公發端言之恰是至賢正當道理恰是國家正當
法度而又舒錫崖持正不私唐敬宇發声微色与公行
之無乃德星會聚士子几正一大机会耶士民望公如
望父母落月滿梁生亦時之在念台文果于何日慰此
人心先年亦有按院到瓊先傳以為勤事而非正差若
提李則正德間宋端儀二次案考各州縣皆親發落度
海雖險仔細看量天色萬無一失其亦有之乃民間輕
身冒利之人而非官府中之事到府同有阻言是過慎

之意不可信為行止瓊生員每三年方得一考又多是先行府官截取有賞無退士無懲戒以故人才寥落科第不多今日得比甘肅事例瓊人之幸也不然明公倡先題請能使提李如公一年一至亦可惟公酌之今天下事尚是從頭差到底我輩止是從中做起中起不差猶可但恐中起亦差耳執事中起不差能保其終不至差耶巡按令行禁止一省事無所不可士君子得行其志宰相居中不及此言可使事權不在已之日豈今日有權不為之悔哉直已而行無復顧忌是在今日區區見并附告

復巡按龔懷川

承惠初行條約讀之至再未見有此等文字也聖賢正事士子類能言之非無此等文字無此等文字之中風流醞藉也流之胸臆踴行心得天下有言之如是無能行之者乎一十七款矣與之中有法存焉法語之中有矣存焉見者能無悅听者能無從乎用是為十府鄉井今見民意舞忤累日其不盡釋然于中者事大而急又今日官人之犯者條約止言其廉不詳其不廉之大一為禁發端之初事夫禮際是雖沿襲之舊然百姓未見賜也獨此先之此處厚一分母乃百姓身上亦簿去

一分耶尊約及續示軍端原本存顧誤每款具開端一語疏已見于下呈覽山人愛莫為助公以他山之石視之幸矣

啓戶部正堂郭一泉

前至南都日承教良多至今感荷感荷然尚恨以事在蘇松不得日侍左右如願想必在春正月半間也糧解日有解戶苦被各衙門人措索蔡如府改差官解北解亦然百姓如出水火各府縣有申請者生已今通知蔡知府議行矣近有官解部苦以銀不足秤此誤聽各衙門胥吏之言耳我輩奉命而官將于衙門左右人利抑將于閭閻百姓利公今日破舊擔當利民題目人心同然日後得援今日之例江南受有無盡之福矣區區咨懇于此之故利民利左右惟公別之

啓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祿米改折得公主張題覆小民得存五米萬米倍常喜躍生與有地方之責何感如之何感如之今年水荒甚是異常先以題災在先九月十九復遭滄沒沒縣亦不復再報是以改折分数小民皆以為災數過之而有糧少之恨今米價日增一日逃流劫奪勢所不免二三月間又不知何處取米也今議興工賑濟乞留米二十餘

萬石蓋不特吳淞江當濟亦不得已而弭其亂也此事甚是苦惱生每思及此寢食不安恨千里阻隔不得與公面談所以也二十餘萬石不過京軍一月支銀而已事無難行而可以救江南千百萬人之命祈公力為主張速賜題覆不勝幸甚

復按院張惺宇

領教祭贈本當遲遲良是約在二月初一日出不再奉瀆近南都諸公謂陸路夫馬短少陸非如水一舟而載事可一定生原疑之已如命夫馬外量之矣若舟行夫則餘裕生一向南北行不及此數非以已不能而難之人止為惜此靡費耳承諭了見執事心無彼此事求同濟維生亦寧有各自為異之心耶惟執事諒之酌之而已事行已定恐不必再加也尊差回謹此奉覆百冗統希鑒照不宣

序

贈總督府凝齋劉公平八寨序

蕭望之謂民莫不有仁義欲利之心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道之不可不慎粵東西萬山中生聚之衆倚險作害其人習氣亦如其山之險然同函陰陽之氣得生天地非他類也遠人不服夫子以修文德以來之

為策夫亦無以來之而已祖宗兼攝文武重臣控制其
衆後又革去征蠻將軍之任總其事于都御史一人吾
夫子意也列聖奉運二百年餘矣不見文德之修日尋
用兵之害何故夫自其不盡王化恃有山以自雄誠橫
矣然北仰九重曰天朝知有天子如天之尊謂督府天
朝選擇而來天下人也視如神明望為標準羈靡去留
大抵督府之命惟聽威畏朝廷威畏及督府先後坐開
府而不知人何如督府日有政令仁義之言不絕人耳
可謂曰賢然言在仁義者十之一事不在仁義在利欲
者十之九軍門得以便且行事天下謂握權重故宦囊

特多兩廣貪泉其多又居天下之一夫止此柴馬止此
俸錢出此之外一文一分賦証也經曰懷惡而討雖死
不服軍門罪我劫掠軍門劫掠猶我山中之言也非
瑞經行蒼梧等處數十年前耳飲聞者乎流至今日其
言尚存標準之地先自壞之欲持之以服山中之人唯
言之矣臣子之權有重于軍門者乎榮身及親一時稱
最答恩報主當亦無過于軍門濟濟在列時事至今回
首天朝言之可為愧口湖湘凝裔劉公當風靡波蕩之
中趨然千人一律之外百事如新姑即其切近之小特
言之督府兼有巡撫兵事為急故曰軍門決勝千里大

抵身不親行藉終叅而下將領于外運用晚唐債帥宋
南渡而下殖私財以自結于私人今日踵之行焉自痿
痺其手足之用余不知其所謂公下車初政哭然之之
賄門不開將領生氣所在有李光弼入營調發間精采
百倍之象八寨之卒瑞時以先事之端倪占後事之成
就師不愆期果爾捷奏天顏有喜遠近歡聲先公而行
如公之卒有之而紙筆間功級不同也先事一方用兵
百方枯骨府州縣民牧不得安于其牧矣一將功成瓊
州府知府唐可封同知楊繼文通判黎九臯懇一言以
志今日之喜夫天下有清其心不能以清于事者乎天

下有養成此氣不能以駕馭一時遊其刃于天下者乎
萬古人心又有雖之蠻貊無能行之者乎不圖今日復
見威儀書為贈

贈文昌大尹羅近雲入覲序

易冒天下之道圖從中起中起言心也天下未有一物
一事出心之外者心何以得曰得之寡欲至天子思得
寡欲之才與天下共宵旰尤切文昌地濱海獨稱硤瘠
貢役之繁反甚其他州縣碩鼠食苗天子需才才不我
顧亦惟文昌為劇今以時事言之蓋非大過人之才不
足以為大過棟撓之濟也自昔宦遊瓊土惟江右人士

民則宜之然資稟近民求如豐城伯輔之涂天下堅無不可破深無不可入又不可得近雲羅君來自宜黃一時邂逅余猶^疑意君一江右之才而已矣任事無幾絕無之中得僅有之見邑人遠近不約同頌究其所以則曰當年里甲逐辰罪鍰及一切非縣官所可有追呼常例前人未有不特秋毫無犯之者侯独不然質之天日無愧心無赦色羅侯也空虛生白塵盡鑑空見之行事不足以稱其心之所存天下無有文昌非人窮而詐百年来鼠穴不可詰不可上者乎君懲一儆百之餘意氣所加一朝如洗大抵惟民之利君無不見亦無不興惟

民之孽君無不見亦無不革乃留更僕未可悉數君何以得此于民者君之心為之也集義所生是非義襲而取以故可大可小可常可變一里之城切近清瀾抱凌等方剽寇徃來之數非前人付之無可奈何急則抱印而奔者乎君無所不盡之心戰守得地林道乾所向無敵視之若無有焉遠近恃為無恐一邑安堵大抵近雲侯一人之才民苦衣食轉徙他資空存籍版名戶亦既有年歲矣識微君子不能無日後子遺之慮非過慮也前人亦非不日當務為急招來有文復業無一近而三年之內告歸于彼者源源可計久當何如天下事心感

心應者有原有机毫髮掩襲之而不可得鴻雁于飛集于中澤言君如君吁賢矣哉君趨唐辰王正之觀以已如八月去任急王事也邑人不能朝夕去君邑庠教諭某訓導某生員某將其意懇一言為贈述職者述所職也守令六事對揚王休君無愧矣雖然無非事者而今視為故事矣反以書帕之礼用為入京之急內京謂之禮外京謂之賍君行之乎書為贈用為君省

贈李太守母七十壽誕序

天下有親如子于父母者乎念其子念及父母情之不得而已也通之天下皆然清江檢齋李先生起官桐廬

已卯夏有命晉任萬州太守月日無幾一州一縣是雖山谷以為居者亦無不有德守之心焉人無異心守何以得此于入哉德守之深日夕思所以為守報庚辰王正二十又七其母七十初度之辰運周而始人子一則以喜之日也庠士某某將郡士夫師生意乞言望清江之泚拜雲端以致其孝報守也報守而止于世系之類言之誇張而不當其實母子一氣有待而成事言必其事請為諸人士言之今至天子代天理物設有百官官必其備無一而非為斯民地也士讀書文入式而後授之以官謂言如是行不然哉初不然終則大謬有之大

抵牽于外持之不堅不免變于中也牽外變中孟子以
三可已不已當之此則已可父母之際難母又難之難
者閨門人見俗尚如是謂義理恰亦如是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于心李侯亦當難乎而難矣漢有行己其人
或亦君子可與之中毛義是也初心何心捧檄安陽不
覺動動顏面是以香藤板葛先年枉羨于人小民衣食
并積桷榭海舶之利為耕蚕不足以供不得已而賴之
者也他方之人一官此方不知其方愁苦十人九人滿
載而北惟侯今日蓋不止曰于事應事自慙隱中發之
見德于人已也退食委蛇羔羊之皮又一州一縣之人

老老少少談不絕口有從容自得之美無牽制難心之
態非先得其母脫然于財帛之中能得有脫然無累之
子出世俗外哉惻隱之心其心也哉詩有不遑將母四
牡之使父母何嘗羽檄之臣一時里仁為美家庭之中
不止一陟岵之母不恤其緯之婺可以想見然春秋而
上人物無足異也今此何時柔柔之篇曰其何能淑載
胥及溺有母如此吁不賢而能之乎先有母氏之賢然
後有子之孝頌母之美有言不為虛涉言之可矣犹有
進于是者養生家謂怡恬為保元和上壽之自家不入
民怨之錢歐陽詹生雖有離憂親心樂也母和于清江

之原矣民怨錢不以養母朱晦庵謂日用三牲不足以
為孝子之心樂也子和于今日牧民之堂矣州縣之權
聲將望雲之喜意孟子曰父母俱存俯仰不愧二者之
樂李氏一門以之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酒之可以為介
也和氣也天地和氣萃于一人吁盛矣用是不辭人士
之請書之以為贈若夫行道揚名召伯甘棠勿剪伐拜
孝大而遠俟他日與侯記之不先及云

贈霜柏陳先生得將大勸序

士子入官曰教官人則卑之何卑吏部亦一資格而已
這資格了許多賢者使不上遷格了許多不賢者亦

有進步人心排下進上資格限焉而氣因之孔門在得
之戒為戒無有也御史懷川龔公百年波蕩之後屹然
執焉曰教職有初周元公朝廷正天下治之言教官之
所自來也非誣也正名正義關係不小三諭之文行于
一十七條之外諭教官較府縣特詳責教官較府縣獨
切責之詳人之應之或不及至乃歲貢出三仕不脫于
儒吾郡霜柏先生上肩鄉科之士獎薦亦有與焉諸弟
子謂此希濶過也乞一言為先生慶吾觀霜柏于未得
獎薦之先究霜柏于既得將薦之後大抵即霜柏之言
貌可以得霜柏之心胷古人指閃倏狡獪之輩不可方

物曰小人霜柏內雖文理有別外則寬易舒夷口不伐
功行如其口苟非養素之正定靜之衷當不及此諸弟
子之言曰事師三年二經幫補入孝矣不一見有計利
言色先後進生自行束修以上均此誨心待之不滿懷
德充類之望固也輕重厚薄聽之人我無與其間其心
清矣內有清心外自有清應教官無府縣吏事之繁習
讀考課外無事也霜柏之素行之而有不至乎人各有
師霜柏初謂不可攬人就我來不拒不來不追錫崖舒
公條約既行之後一緊取必若與已異而霜柏奉行之
謹不啻已出已不誇名是以人亦不見其有事之跡今

士人日有成就錫崖振刷之功抑亦霜柏奉行之力也
不見物我之分霜柏之賢于是為大余故曰苟非其養
素之至亦必其生質之美夫師取模範弟子已矣道不
在于言語文字之粗在于身心性情之際古人有先之
者兀者王駘溫伯雪子是也霜柏如之虛而往實而歸
模範有過之者乎雖然一先生事都人士賴之矣其他
何有不脫吏部資格之外積次程功霜柏可一縣君彼
方未有他意吏部同聲謂之不煩霜柏事也過此一往
得志以鳴國家之盛未敢言矣何也吏部有三途並用
之言終實不然僅此復弟子愛師之意借之贈

記

脩孝宮記

宮室一手一足之力也哉民日從事于官府造作之中
傷其力不能不傷其財受天子之民而牧之者寧念不
及此哉且謂供遊觀之麗也心謂不為出已之財也南
華之經有曰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余意
欲持上古茅茨土階之道不失赤子之心化今人心然
天下事亦有必不可已雖大舜生今之世不能已之者
取譬近事以例其餘府孝之為官五瓊山三一官一舍
僅有其一人間世有不同之人情乎出納盈縮之權今

非有司官不能官舍美不美不同未見其一人不得居
止之安也訓導獨無所有祖宗九經治天下體羣臣則
士之報禮重初無如此不可一日安之事二三十年人
安之太守敬亭唐公蒞任之明年書院中有危閣改公
館而日封鎖之何補也轉之府孝後山之麓事非創新
為之通風日子文莊石室之中板其周圍上下尊經貯
從古經史石室貯文莊公著述世史正綱孝的遺稿墨
板猶有存焉贈其板啓至祠地址湫隘更之前右爽塏
之所合訓導守宇而時一新之材力不至于此創成其一
其五期漸圖之堪輿家有白虎昂頭之忌復門標星之

左見龍于東敵西方之口前南城麓坡地草昧之象也
闢而廣之城壁立而廓然文明矣士子前瞻雁塔後眺
尊經風光物麗不可謂非身心一助也省牲置之
所儲祭器別之庫有合于制先有今墜先人未有行之
者今則為之後先錯拿皆萬歷七年八月日之事其
修徑栽植一瓦一木補葺罅陋亦事之不可已而非其
大者不計一心在民亦未嘗不一日一心在士其功如
此士類感德之深向余欲乞一言紀事之盛夫今日可
以茅茨土階言之乎非其時也勢有不行因之士有天
下國家之志不能待舜聖人之時毋失受聖人之心庶

可小補之爾敬亭公太守當日之事愛民必其俗之改
愛士必其習之正不覓聲色之峻俗士言不便矣不以
今之所謂厚悅其口傷民財力悅其目平日奉輿作之
中不忘與民休息之意造士之功于是尤見其大貳守
賓湖楊侯別駕鶴峯黎侯以調去任刑廳大東劉侯與
有贊成之力皆懷川御史公之得其為人物也于義得
書于是乎記

書

復分守道王用吾

泉石間報有貴人書使空谷足音誠有不勝斐然之喜

者矣何幸何幸再及開緘捧讀誦之玩之則又百姓地
方拳拳在念有真切之情有真切之辭此其今時交接
中所易得有者乎喜復何如今天下大矣不特不蒙做
官之福又而又反當做官人之害正以徒有其言鸚鵡
從人有其言未必有其心耶即言見心有翁如其人者
生可無一言以為復乎今時事做官為戲場事口曰認
真而心寔不然昧沒本心此其一也其中似是之非襲
古之謬又且曰羣羣然見矣居之不疑妨民病國可不
扼腕而嘆者又非可以一言盡也敬以先刻八冊居官
職分大槩散見于其中者呈覽瑜矣或亦不免于瑕有

之乎高明幸自擇之續集完刻日容再致使人同謹此
附意諸所不及者祈台鑒統旁及之

奉王堯山

齟齬相與以來如兄如弟一別十年彼此不得一通音
問為歎為歎繼聞得貢入京用為喜慰然歲歲月月徒
爾歧望兄不行之故阻滯之由未備聞也生舊歲七月
內得祭告內差從前濶懷可感少遂老母北上生又僅
至五羊而轉事之不能恰恰如意如此令人悵恨奈何
奈何萬里間可少通一二紙筆而已茲回便特此申候
諸不及一一者統祈台照

復萬載彭奉人

生為龍溪公屬下吏計三年恩深而重不能以一言悉也託傳文以傳難遠當自致之况雷子拳拳致有尊意耶但生平日拙于為文而承托之日又亡母凶變之時今已服除文尚未就雷上舍行迫特此附告尚俟後日勉而為之不相負也遲慢至此惟門下勿深罪焉為幸為幸

奉張旋衢大理評事

別後于心拳拳時會令姪亦云得京信之唯蓋地遠而僻自是如此今聞兄稍遷大理寺正此無足為言然亦

受知于人而大行其志之一也致君澤民今日無限事業深山密林之下惟吾年又望之而已矣北來人謂兄到京以來其精采尚倍在家之日令郎二人嶄然見頭角稱年大意殊為喜慰瓊人近有陪庫盜板之苦令姪與焉然捐已之財而已較他人無大為害也其事令姪必能言之年又抑何以為之一致力耶雷舍上行特此覲綏附侯餘不及盡者統祈台鑒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生以事村行及歸而公渡海北上矣區區別懷至今為歎北來人謂公試官事畢即當經筵講起啓心沃心雖

藉之言語文字之末然大行其志卜于是矣蓋梅廟廊
霖雨天下指日子公屬之忻慰忻慰雷上舍行謹此申
俟天眷方新慎為調燮以慰天下之望又萬里外拳拳
意也吾瓊年荒盜起百凡比一二年急促為甚台照所
及一吹噓之而事或不同矣何如何如不宣

備忘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備忘集卷四

序

贈羅近雲代丈定安田序

東坡蘇子有言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口之口從其
所同然之心古今有不曰井田之為美法者乎漢初限
民名田今日齊廟有人遍舉均糧新例是雖貧無立錫
猶自先日而可以已一時飛詭之病千百而取其一是
亦井田之遺也發令之初民之田聯阡陌亦曰此一均

明海瑞撰

乎美事貧富心口同然余喜之謂事行可立見也嗟而今日則大不然部題有曰以國初流水魚鱗冊為主名曰流水魚鱗蓋有其義今不講此而別臆為之開端既差末流之弊莫禁止東扶西傾朝更暮改改百病之所由生獨臨高會同文昌人以彼善于此分之文昌者近雲先生今晉欽州太守舊治也文昌文事方終上官知美才復付為定安之大近雲不辭委於始不昏懈於終大抵事本易簡古稱治亂絲有法有田則文顯；條緒非亂絲也近雲坐得易簡之道是以得之安定之事余未有聞之也然觀其彼善於文昌可以卜於定安亦必

有善心力不能以兩見任人為而理其緒聞其後一得間親行核奸匿不文之家二十有一從而改文完報維日安知其無尚有出於二十一家之外而近雲精明果毅之才亦可見矣近雲才大過人愛人之仁一介之操又足以鎮之排難解勞乃其餘緒道有出于文田之上不可以其一盡者是宜乎朱君忠齋神服而樂與之也忠齋必余言為近雲贈秦穆之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忠齋有焉均之義不得辭書之贈

贈黃體齋陞南京國子助教序

感恩掌學事黃生仁甫別號體齋余署教南平之日門

下人也自幼苦心文學而行已亦自謹飭不風氣自苟
余素謂是亦科第人數也顧屢試無自揆貢得分新塗
之教後三年晉掌璽之感恩三州十邑之中感恩邑之
至小者也弟子員數計亦諸州邑之後鄉薦寥寥百年
不一人與若不足為人師中留意者仁甫以丁丑之夏
蒞任時憤而起曰孔子不誣十室也存乎其人焉耳
雖小有大諸凡庠序規件祖宗先年之定日尋綱目提
數十生且而新之不責貸于歲時拜見之間意實志懇
師道無愧焉一時御史有賢曰懷川先生巴蜀內江之
傑也三諭詳婉復之必約通行之外千載一時聲倡於

上仁甫亦克千載一時和之然諸人聯翩有年月日而
仁甫助教之請則今壬午五年後事也士之素重仁甫
者曰吏部三途借口之言今見行事之實色喜徵文言
贈夫士苟無會于錫崖之為高贈之誠是也夫亦知京
師之所為美觀而四方極乎兩京以近天子之耿光今
之流弊名利風生而詭隨因循之病叢如矣馮道胡廣
之區蘇味道婁師德之地崔亮裴光庭一切輩會而合
之之鄉井家室也首善人耳到此染京師今人人出得
口京師人人出得頭茫：乎天下皆是也達可行於天
下後行之到此無望雖今振作有人進之才而退尺祖

宗處升積分之法及格方許出身且曰未也未也無乃
途輒亦不免歧惑歟往北京而南行終身無到北京之
日新塗感恩初脫井中之見鰓之科甲濟之間十手
指摘發言盈庭受仁甫者為仁甫喜吁能執之乎無能
執之乎朝廷取士有道其治平篤實而藝者進之天下
之達道如如是書曰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請誦之為行
色之壯立已於大請自舒錫崖官至今無一帳文始

贈喻遂川獎勸序

言有出於一人之私可信為天下之公者澄邁大尹遂
川喻先生任甫五月按院凝初公 有耆老洪以讓雷

一誠辛巳季冬之朔揖予而曰我尹二以不獲上有今
日今得之矣得上有道先自得民而來造福于澄當不
至如富陽建安年月不多指屈也願得一言將闔縣人
意志其喜言若止於二人之私矣澄去瓊山不遠余簡
出亦有所聞而不能無私意結民民與之感姑詰之曰
縣官日與百姓親古稱此之謂民之父母子之父母於
寒求衣飢求食苟有不得求與有一焉致子于不得其
所之地父母之責缺如矣二老之言曰徯差之均當聽
斷之明明稱收先後之弊無有也先時胥吏作奸今若
無有待民接士法不廢而以仁禮濟之益無一不當人

心之舉有尸如喻可以無愧牧堂之上而吾民福矣舉
澄邁事言語錯亂而說君之賢終不離口且曰有大焉
人曰暮夜無知我尸楊伯起曰知也其賄賂不行不必
言稱收不為火耗之借名抵罪不為深文之充囊先後
尹不及二老謂將一縣人意若出于自為私而借之口
矣漢人謂處士純盜虛聲夫處士無事可見名則可盜
縣官日與民親日與民酬應乃其本職有一事則有及
一人之恩有千百事則有及千百人之恩亦有一事而
千百人受恩者安得以一人之言掩一縣人之見二老
之言皆遠川日日得事之的正蘇老泉某也賢以其事

知其賢某也能以其事知其能之謂益不特一縣人意
言實不實即一一行事之據可信其為一縣人意而非
私矣二老欲縣官念此之故此後刮目非一縣人之公
也安知縣官不謂衙門出入之積寵終之為術也刮目
之乎以其時與事考之信二老之言不妄洪武三十一
年定八十貫贓絞罪之律我太祖受民之深與初年皮
場設廟無異同一處死姑以其峻厲之形改從和緩之
象蓋亦使人士觀典刑而有悼心嚴之於先全之于後
刑期無刑也自託欵定事例改雜犯失初意而刑法繁
矣民不蒙惠瑞自出仕至今往還所到大抵唐人寇來

尚可尸來殺我之怨禍此瓊為甚澄邁治不附郭又甚
寇來言劫財也遂川能不為劫財之政當祖法廢弛之
後且不遠遺特非無待猶興之傑與莊生謂嗜欲深天
機淺遂川無今仕為已之心清本原而心在民矣天下
未有貪鄙之心能假為在民之事亦未有心在民事中
可見之近民不宜之正本而萬事出焉余于是益信二
老之言為一縣之公言而非妄言矣雖然君子之德必
本於父兄師友余處撫應天十一府州俗之美朴近古
惟太平晴江公自應官而巡撫南贛政聲在人過庭詩
禮風聲氣習宜遂川之有今日也政宜民而一縣人宜

之其妄乎二人之言可信為天下之公是可書書也書
之

贈喻遂川得撫按獎勵序

聖天子作天下君師勢所不及外設府州縣官共而理
之府州縣於民曰父母官天子之君道天下也於凡民
之後俊秀則不曰父母改稱提調別之言提調者立之標
焉禮義廉恥日提撕而調度之如人之愛其子必思勞
其子期之遠大進之聖賢天子之師道天下也師天下
與君天下徒衣食之聽之由不強使人不同今府縣官
有顧父母提調之名而思之義乎模不模範不範言

提調失官則百來年視父母為甚起於厚學校之為私
謬於借士譽之為累事之牢不可破其大也御史有賢
學校三諭特嚴之出巡條約之外而今學校之中聖人
之經賢人之傳也二年之中不見有一堪能懷川之應
余以為終焉已矣天下以虛器視學校天下之提調為
之壬午春初忽一日澄士揖余而曰今有賢尹梅劉二
公不約同獎願言為今獲上有道之贈先是老幼亦同
此請而余言之矣遂川新政大槩具舉校學事未詳得
也諸人士之言姚師之狀則曰今縣視先年有異鄉先
先生投刺之難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此子羽之目

守則然今有欲至之而不能先日囑託之風今日消絕
夫曰投刺曰出入請託非人所帶芥人士有口不為逆
而聽之者乎履任之初正其要譽之棘觀之蔣公政訓
時好尚可見遂川特自為執無期會也上與懷川之論
符合如一提撕調度握大綱而夫子教我正矣陸九淵
謂丈度石量徑而寡失可為論人之法然則有賢遂川
待士執之矣其他之小而不能執于仁父母不能為提
調之嚴有之提調官不能父母之仁 雖然執之
是也道有出於有執之上不得不足以執者老未及人
士能道其詳請再言之夫瓊事出十年之近人稱破家

亡身莫得伸願非強盜扳扯事乎蓋官中以得盜為功
竒貨可居富戶也遂川初任特忿然曰盜人何心有自
扳其黨乎置不問上人先日風旨不顧也未幾別得實
有贓物真犯十人脫然無累蘇子瞻謂孫君介夫剛者
也不仁而能以一言脫十二人人必死乎余於遂川亦
云夫執今人所不執過此而往何所不執明今時人所
不明過此而往何所不明先之明成就其執後之執完
美其明父母提調人何間言且事若薄士而士反歸之
曰厚大夫士能相與以有成也皆可書也用是不辭其
請書之贈

贈羅近雲陞欽州太守序

辛巳孟冬之初邨報文昌戶近雲先生秩晉廉之欽州
太守邑士夫輩欣欣色喜同以邑人^之情來乞言賀余惟
士子一旦賓之王國則非復庠序日一無為矣苟知
一縣一縣事無一不屬之為戶一人之身其難在才戶
與民親則亦日與民財有苟得之者矣其難在守近雲
戶文昌今五年矣一有不宜於其人之政一不滿
其民父母之責矣乎五年一日之守則又由近而遠謀
克壯而民事有濟操若礪而民業如安周呂之道得縣
可試為之今之謂矣士人輩願得一言為別行之文贈

夫欲視文昌難易之遠不啻千百近雲為難于所難人
與之矣即今亦有論說曾足於歛太守中有益之于雖
然事有出於尋常法度之外而濟者天下之變何所不
有請以先甲時事言之天下 有糧額無其田亦有田
之所入不充糧差之半有甚于文昌者乎瓊稱逃流之
多寅卯辰年之早有甚於文昌者乎易窮而變觀之會
通其時也庖丁之庖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刃若新
發之刃無厚入有間也萬里京師之瓊廣西西中亦役
賦之無幾何者三州十邑一土而文昌特以供官稱困
謂節之無間可乎糧額不可減固矣軍章程不能一日

而緩固矣輕并重分大抵今古同心先之為崖陵昌感
者借計綿花檳榔諸利編入差徭敬亭唐公因今又田
之舉又三州十邑推此而行一視同仁士君子胥矣富
人變通之道也余先日三過南雄雄人所深喜幸而言
有曰六七十年來賴是三千橋銀二縣無田而有糧民
不告憊是又不止於徭差之小補之云也軍門銅府諸
亦人心君子誠能類推以盡其餘今之文昌無必不可
為之事近雲寔於一年之住支軍門法有大焉五年受
民一旦不能為心之甚一切應之時有譏言有如說譏
謂民父母不如是怒謂又有大父母主持于上縣官所

得自專吏胥不能作奸之才可對天日不有拜頭之入
也不幸剝膚尚亦有幸地地無絲毫之入而一不免其
三年如故之輸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今不然矣我雖不
殺伯仁孰與民不見殺之為恩亦有一曲之說借寬於
人孰與渾全先日之仁之仁之為大縣官催科思不出
位朝廷法度中事也出於尋常之外為之為國家濟變
越人數等雖濟天下無不可矣

記

借山亭記

才滿天下事不立於天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

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蘇子稱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
楚失其富貴育失其勇蘇秦張失其辯氣之謂也行有
不悌于心則餒矣始資學力擴充之功終有長育涵泳
之力秀水繼山沈先生其主事刑部一日出有廟廊之
言不死遠戎鳴陽蔡二守就陽江邑中之隙損俸構亭
為講習所扁之曰借山借之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
之義也一旦上心有悟山亭或非久居繼山之所繼山
先尸番馬繼屬西部日可見之行未大也鳴陽何取於
繼山而期之若是日期之以氣瓊樓盛子必余記之夫
氣充體無可見而君子必此觀人氣在我則我大也我

大天下之物為小歐陽修以諫官事宋仁宗卒復劄子
言今言事之臣規切人主則易繼山時處其難浩然大
地之間繼山之謂矣夫俗說亦有一端之執養氣而助
之長者非善養氣者也請繼與山別白言之孔子稱管
仲于今受賜之功孟子無取孔孟有異道哉孔子取一
時之急蓋醫家治標之論孟子言王道之全也嘉隆之
中正胡廣中庸之會岳老目擊其後而一掃新之祖法
如見其短其非有在也此則短中特見之長時指之刑
名目之操切如雷發聲物同應之夫操切言把持人刀
強斬齊而人不便也大學繫矩天下言順天下之情不

言徇一人之便孟子七篇王道天下可運之掌齊國天
下莫強焉不足置意中也功烈如彼其卑孟子自不得
為管仲仲紛紛疏議雖乎未有軻氏意也操切刑名我心
何據瑕掩人瑜我又何別可以服之天下之人操切
人而人怨然則須因循苟且聽之日趨廢墜而取悅人
耶天下有望治之人心不見有行治之官吏民之有苦
尚先日也今舍格心正本勿論道有急于此乎操夫人
必痛之而後畏之情可收一切之效不能清賄賂之原
不能峻追追賊之警後猶幸興事考成竊然扶衰有
助也求之言者之言或併大小而無有矣相公有一人

身應天下國家莫大無窮之變隣人之追羊不獲者曰
歧路之中又有歧焉或過不及相公不可獲謂無有天
下事有義理義理之中又有權要不思之天下勢而已
矣之中不求之一二日萬幾之隱恍惚怨言隔靴搔癢
朱子指熙寧元豐之爭其說多出安石規模之下余于
人亦云以此而氣是日助長之氣無已則王乎孟子不
操切人也五畝百畝之規為庠序孝弟之申謹交隣有
道一怒以安天下之民捷秦楚之甲兵平廛市之征布
時食禮用雞犬樗桑未嘗一事弛廢結纓孔悝之難孔
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請以是記

相公身任天下之重恨不見此中昨省問瑞請更一
一明之紛：今日之言或不足為相公服也陸子靜
謂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
固其意與今大抵相似未用子路死衛輒之事應前
不死遠成死字附記

書

復沈繼山

許對葵任日領深意矣去年之冬延至今年之夏未得
對葵人便之說也然台端氣節無日不於心目之間嘗
恨此等人天地間有數有之而又不得朝朝夕夕如之

何如之何區區受敬具見山亭記文之中今不為贅少
有可進者大抵今之生斯長斯多是脫不去一味功名
富貴之習見在富貴更求富貴之上見做二品官便為
一品受用見做三品官便為二品受用人欲無窮心無
紀極若身當禍患除去不戴紗帽員領之外不脫昔日
順境氣度則亦與之一而已矣况又有言未必盡合其
人有言未必盡當事體人豈無辭士君子原有身心功
夫此功夫不分窮達小刻九冊呈覽中有識見不到之
處記中復中台見未愜如也言之言之陽江千里面晤
無由只今筆札之所及是亦神交之所及也不宣

復郭夢菊

旋衢歸田之日承尊意矣率然不報遂至今日豈無便
人閉門少有交接有行人而生又不知也然其心之勤
未必若書之急分守道王用吾有言官階四品十餘年
宦途而歸日租屋清操可知是也是也有賢如兄况是
鄉年之雅握手平生心胸如見可一日而不仰思之乎
所恨鄉井同而有二千里之遙回念京都日月之會反
不可得不與一時相從刻薄致有今日然數年間日所
發揮亦得區區見平生之素矣此心何尤山林人又有
山林作用碩人之寬料不至求田門舍而已矣如月旦

之為評也前十年能守後十年變節不能願惟高明堅
之遙望飛鴻附永矢為門下進小刻五冊呈覽便中亦
有可教不吝金玉願也幸也不宣

則例

擬丈田五件

丈田非欲人不為欺乎欲人不為欺而使勢不得不出
於受欺之人為之上人未之思立法不善非受委之人
故自為欺之罪當只田地坐落里中僉人為之凡公正
書算弓手須家道殷實素信服於人之人公正人總管
丈事公正人尤急若里多有思地則僉二人一正一副

二人非謂輪流管事二人共管一事自有寬舒不勞之
處二人共當一事之罪又自有擔當之美其里有田地
少人戶則借之鄰畝鄰畝謂熟識田地與本畝之人無
異也弓手用三人繩丈篋丈竹竿丈弓_丈但每日查其步
數免其有長短之差而已各聽其便算手用今官教成
者一里一人亦是田地里之人無則隣畝再則城市一
里一人庶專門而精又有公正業主照之可萬無失先
計不敷則再教之如瓊山一百四十里須得一百四十
五人過數乃可完丈而總於縣中算之弊端百出官府
不能禁止瑞已先知其必有今日也先期排年會踰一

里界至兩界之上會鄰里排年定之一挨地方次第用
紙一張畫紙如改聯賦罰之類通縣如一以便日後可
釘可閱不有參差粗畫一田地山水人村檳榔園之形
上書其一大埔某一小埔某一中埔某零碎檳
榔園亦如此記田埔檳榔園形詳於山水地今丈
田所急在田巡道照崖陵等例檳榔入編均徭所急
在檳榔也書總土名又書其埔的的別小土名土名人
所常呼之名又書即名某某謂人亦間有呼之備書之
何蓋恐今以一名報他日官府查問人又以他名對或
生遺漏之奸兼亦難為查考謂之粗謂無許多畫手草

草大槩取之人人可能而行雖粗草而大概皆具其不
挨次第先者畫之於後後置之於先此亦粗草流水魚
鱗少有顛倒即當作弊之罪兩界會同隣畝里排講定
多釘深入地木樁一面書我界一面書隣畝界又業主
亦先自丈己田用小片板為牌須寫得如冊式上條款
許多字下方不過四寸五寸業主名黃冊戶首之名也旁
人田四至亦照此牌戶首名寫牌或油或他隔水之物塗
之庶雖日久不溷其字牌以繩牢懸于小樁之上深揮田
中直至縣官覆丈冊報完日然後收起不揮彼來而此不
來事有耽閤來者今日來而明日又復來獨擾矣定界

懸牌官示之以一定之日其日不至者治之懸牌而亦定之日謂業主或不及知四至戶首之名亦或田之勝畔不明也公正丈田所可依于業主者土名四至而已弓步田形上中下則能保業主令不欺官乎能保今無差謬乎公正人顧我公正之名而思其義不可潦草隨業主脚根後反當罪也起丈定日起則一縣同起如瓊出一百四里正月初一日發弓則一百四里之人盡是正月初一庶其報完雖田有多寡不同不至相去之遠公正業主書算弓步十排年各有司存弊則各當其罪然公正業主係是總管一切他人作弊公正業主罪不

能免發弓跳坵跳段非流水魚鱗是作弊矣每日聽其順田次第或上而下或左而右田有灣斜象形難定費心詳勘者每日多寡多少各聽其人力量之便每號或一坵或十餘坵三則同聽為之每號田里遞等公論公正人酌之定上中下則又最上者謂之上又最下者謂之下又上又即上上下下又即下下必如此定使上中下則之中又有分別而五且不疊字而混也上中下乃一府一縣之上中下非止即此一埔一里而定也丈至有攢柵地方公正等里排眼同查勘數株起稅非謂有一萬而一萬逐株數也數之有法如一丈數有一百株繩

至十丈即是一千由此推之則雖千萬之多頃刻而數之完矣又須開具老樹若干新樹若干出地幾尺者若干與後開荒田共一冊同是一日封報每日天明即到田中起手晚則止八格眼業數完者眾花神封起次早送官一日一封一日報報底冊公正等自封收如有查考之故任其自封自開每日打押之後公正至猶不至者公正小紙帖開名同未滿格眼幾號幾號未報之田送官以憑懲治里分出五十里之外別定之日不然縣官起丈十日之後即到中路某里某里覆丈則前十日之遠後十日又如四朝之近勞逸亦參相得也然不先

有一定之期使人尋問縣官所在則亦騷擾矣丈定日日到必踐其言萬不得已如瓊山西黎一線牽入而丈則定作三日四日縣官覆丈之日別行加意無不可者一日一封不許私下開封所報之冊縣官親任收取封銷之勞因一而可以致儆于百者正賴初時振肅聲也覆丈不必待多報完報有冊便可行覆丈初公正各于起弓之處釘樁埋石記識縣官只尋號照懸牌不可令原文人指引以致耽閣其日舉丈之事覆丈亦縣官親任其勞不親而差官代覆親去而高坐田岸之上令人代至田中皆弊之所為生而害隨之矣荒田別為一冊

恐其亂正冊也亦具田形四至以待名耕防有指熟為
荒也瓊州地大抵地多而額數甚少地無虛糧萬分之
一亦有里遞人等肯為認納只照黃冊額數更是明準
茫：無可下手不可又有魚鱗紙幅之畝田形四至舉
目而見可日報之冊原有千字文次第四至田形即是
魚鱗流水部題亦止說畝冊不曾說及幅紙之畝無亦
可丈田入底冊與報官之冊形式如一庶可可磨對事
後給之紙張官銀空言而已矣先給之為便報冊用十
張則給二十張報冊用百張則給二百張底冊亦給之
紙蓋底冊即小流水魚鱗每排年各一收貯之謂中說
千字次第蓋未丈之先一里領一字號如瓊山東廟一
畝領天字二畝領地字丈田之日冊之第一格眼上書
天一第二格眼書天二第三格眼書天三餘如之許其
十餘換坵作一號亦可者隨人之便官冊亦有省減號
數之便也

右丈田當行事款

丈田則造歸糧之冊矣初丈起每完一號算手手即算
一號積步苗糧_書手一一騰之格眼冊之上里丈完之
日又總記土名某埔田係某里某人戶田各上中下
弓步苗糧若干別用白紙開騰附之格眼紙用之末一

縣總完之日如瓊山縣一百四里縣官又總一百四里之數合之上中下各為一算又合之黃冊額數之總多有餘步分別補之中下之田中下得有增步蓋使之可與上等田敵也如周禮不易之家地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謂必過相敵之外然後上田得與中下分有再餘步數業主自報已田一如公正開報之式此皆縣官覆丈覆算有明白者未合縣額之先顧先定有苗糧之數此何數公正業主等人人已知合縣額之後即此上加之而已明出告示上中下各步若干縮算若干苗若干縮步算該若干糧若干縮苗算該若干業主

執之自算已田而明白無疑矣書算人等雖欲再為先日飛洒之奸亦不可得如此而後為便不如此書算人朝朝夕夕恐不免乘間為弊也瑞先巡撫應天之日朝廷每有蠲免恩典則州縣錢糧又改換倉口其年又通一會計會計屬之何人屬之平日慣為作弊之人也民間輸數年年不同書算為奸日深一日江浙亦然事與糧得過里百端飛詭無異竊以為天子富有四海災損幾何免則直免之而已弊何從生若得糧不過里亦如糧不過縣之例飛詭絕矣黃冊之年里書亦無騙錢門路先相相公戶鄉諸公議定後舉疏未及上而歸今若

得請焉各業主分取各戶田糧數日就各里輸官如不可得則合各里而算之輸官照是舊日之例文完糧冊雖田里中自造丈田人先為之數縣官一查核合總登之冊紙之勞而已糧冊之造殊非縣官難事

右歸糧

丈田之事不過如此而已矣有綱有紀本自簡易先日人稱今得均平之美今謂極苦而怨何古人言執簡而御繁大抵天下以簡御繁者可明以繁御繁治亂絲而焚之之道也縣有黃冊苗糧之數在焉里遞業主何為乎日開日不合式今買田人契上只有苗米總數瓊

州田與上方經丈之田不同未丈之先必不能得址者有糧數冊有有名無名二樣曰人不及知以此相磨對也不知冊多官必不能自為磨對必付之人無名為弊實與有名無異紙旗不可過風雨易混亂一有懸牌足矣紙旗必不可用多差小官覆丈曰人多而精不知富戶無一不是要出錢求減苗糧之人小官無一人不是要做生端討錢之事里甲互丈已混亂又有別造魚鱗番長每有一班人民間又有一班費用奔走之苦若造魚鱗紙番亦非領旗在岸上并村中造者可能今議定諸瑣瑣尚有言之不盡者一切不行知有不簡則弊

作害生而天下無所可丈之田矣

右丈田不可行事款

丈田議之定矣先年百端作弊其孔穴已開人人知弊者何必必縣官不及知必縣官力查不到之事百計千方今非嚴刑峻法毅然而大行之不能有效昔之論治者曰直一誅賞之餘而起耳董仲舒謂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勿心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夫不忍於作弊之人顧于吾民受作弊之害忍之乎一有寬縱怠忽十舉而無十成後悔無及

右嚴法

以上丈田事大槩備矣有未盡者田必覆丈縣官蓋無一日不在田畝之間也比前間出勘事不同是必米菜隨行手下人擔水而變其取之民天下無弗與水火而已吏胥隨行之多尤當嚴禁不然今日明日又明日雖不為擾而有無不擾之事矣屯田有雜之民田之中者矣其別自一埔別自一區不必言雖有間錯當別為一冊民田四至書屯軍某人田軍田四至書民某人田四至加書軍屯民字以為別歸糧之日抽出算入屯田軍冊之上丈田有癡算法如二百四十步為畝一步是一格眼二百四十步是二百四十箇格眼也二十四步

為一分二十四步是二十四箇格眼也書之紙上或以
灰炭畫地而數其眼即便可見其歪斜其零碎不成一
眼則倍補算癡人人人能知之則人人皆自算得已由
算手不能欺之矣丈田尺尺寸寸不可差錯橫步直步
有別如有田直一百步橫步二十直少報一步只少得
二十步橫步一步則少去一百步矣橫步尤宜着意秧
地担秧去仍做一熟田者報田止下秧兩熟俱不栽禾
者報作地馮入荒田冊上明開秧地繩用棕細破鷄毛
管如絲少雜之遇雨遇水方不伸乾亦不縮每步為號
亦以鵝管絲橫織棕黑管絲白間之更有分明弓步著

一釘於脚下使轉則入地走丈不致那移一熟田反勝
二熟有之然上等只當以二熟田為之一熟雖極好然
只一年一得而已當自中則起下下又則一熟二熟俱
有之公正人等酌定作弊人謂縣官不及知必求不及
知之所在知之作弊人謂縣官力查不到之事必尋力
查不到之事查之書算乘間為弊必朝夕冊在我手誰
不親書親算親目監督縣官能此而丈田自無不均之
弊矣

右餘議前四款不及言者附見于此
尺牘

奉復分巡道唐敬亭

生所謂丈無糧之田非無糧也田在此里而糧又不在
此里如生一人田在那社一糧籍又寄在海口二是那
社有其田而無其糧故謂之無糧瓊山大約一半本里
有糧有田一半田不隨糧百四里皆然極為參錯翁今
將使那社里排丈生之田耶抑海口里排丈生之田耶
一言而事朗然明若人人知矣此與瓊山人買外州縣
之言不同何也糧不過縣也瓊山之人買瓊山之田糧
過里也翁于此亦未諭耶謹復

又復

生官江西日丈田皆以其事責之田地坐落里分里排
不言糧在浙中亦然然皆閑會各縣曾丈田者閑復一
辭而從其例非生自為之翁今又以糧在之里排任之
天下事不必盡同求其無弊而已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所難者則生前云一里排奔走不及何塌向段上中下
則茫不及知若翁有神智別有善處之方則亦何難之
有哉謹復餘一二容再言

又復

丈田之舉無一人不善曰二百年來復覩朝廷今日均
以之美矣蓋黎田之輕亦與丈田之數今而後民田得

以分其糧於黎而輕是以維彼富家私已亦合聲和彼
昨會劉大戶云與里長取一坵糧田形冊亦不可得無
以回上司之急此則有故蓋各業主已赴各坐落地方
查田丈田田形弓步履之而後知官府之號令反覆民
間議論一謂如此一謂如彼業主不能應里長是以里
長不能以應縣官也生一家之人亦是昨早方自村下
趕回止查得址糧數付之里長丈田未完又未具有田
形瓊人老老幼幼一未曾知有丈田之事萬乞台少寬
假之今人趨事遍滿田間想成功月日近矣又駭之之
以不可驟能不及知之事欲其速反驚沮其成也劉戶

說及一日一報此生言之未終者一日一報二日報者
二封三日報者三封若西黎都恐又不止定以三日一
報也二熟田為一等一熟田為二等亦乞更為酌定蓋
同是二熟田收成相去遠甚一熟田亦有倍收于二熟
者併瀆

奉瓊山劉大戶

先十四日願意即以其故懇之敬停公矣回云田形必
丈完而後如今不用嘆奉行之人失其初意適門子惠
有弓步托之明稟於台矣聞督具田形如故或敬翁別
有分付歟各衙門之號令被此不自為定致民間之議

論爾我不能會同生兩官江浙當丈田事亦有不能盡
知况小民之愚而愚耳目所未有者子台端果若將今
日之發端警他日之百弊當俟初有信奸之人施之未
開一弓百四里人每以手足何措為惧官府有歸一式
樣婦人孺子知之人有不如式乎有田則丈何難之有
而今則視以為天之不可階而升之難矣官耶民耶人
情如此何以善後弓算書手等只以里甲中之田多厚
積者充之萬不得已方及隣首自我有據當之者亦自
無辭從來謂丈田不利於富家小民則喜今小民怨不
可勝言矣

復劉大戶

承諭生終是醒之不得如此則業主今付里長之冊一
樣而三矣人人因里長催督之急田少者間或明白田
多者大抵莫草如翁令生且乱畫一田形以應上司之
謂其中謹慎慮遠者則遷延不報以待事之定謂先事
可鑒徒費紙筆於無用之地今不為田形自丈之後豈
得不造田形弓步糧畝四至之冊是又一樣而三六冊
矣所僉丈田排年將丈之耶不丈之耶業主兩報丈田
人目不曾一見田形之面足不曾一履田坵之地中有
奸弊罪歸何人不容不丈如前一樣而三九冊矣民間

謂只好了賣紙商人外此皆苦誠是誠是妄意謂此何等事可一日草草為之當思之思之參酌眾見審而行之要必其當於今無嫌又有更改於後據業主則寸寸尺尺差當罪業主寬以月日據排則寸寸尺尺差當罪里排寬以月日人未開弓何以付之紙上冊報如此之迫急耶條闕有兩箇月田地推收之繁糧在此田又不在比較江以北或不同言有定于先不可行于今者萬乞更為酌之治人治法翁病症原有來此處得有明白勿藥有喜矣敢瀆
每二里老人防夫各一人督業主丈不可不可

復

六安行之得意無乃江南江北過割多寡有無有不同乎江以南丈田事付之田地坐落之里排其冊謂之經即部科題請大小流水魚鱗冊之謂歸糧於丁糧坐落之里排其冊謂之緯即部科題請歸號冊一貯布政司一貯府一貯州縣之謂一經一緯組織成衣蓋不得平差賦于今日抑可以止爭奪于將來并田限田今不可得法行而良無過于此翁今又特以丁糧之里十排年為之經其根柢而反畧于經乎不先于經緯何所附所願別為酌之不必拘有先日條數蓋如此前言一里排

奔走不及何埔何段上中下則不及知大畧已盡故不
再言非于此獨有所隱也今里甲人誤一户之差十里
甲戶聯坐之今日自高曾至我之身我從幼而老不知
此田何方廣狹橫斜田形何若上人以所不知不能罪
我乎縣官慮書算弓手東走西奔苦而逃避令之執糧
數請彼田排年代文事與翁領條款不合卒不可行今
業主里甲均之遲疑曰姑徐徐待事之定人情如此望
翁更為審酌置一着望化裁於人不若分寸朗然知愚
賢不肖如式而行不待潤澤之為善

他如一熟二熟等則檳榔園魚塘等畝多益寡亦既
竭如豈其不然然亦有未合事宜當講詳之處八尺
六寸他縣查界版不式民苦之翁思之不審乃至
於是附

又復

親管里長誠是祖宗制度然論今日人丁糧差屬之此
里而田地又多不在此里律例有赴所在官司告理之
文亦以其勢之所及者言也論田地坐落之里其里長
又反似夫親管獨不可以此律例意而推行之乎流水
魚鱗冊歸號冊丈田之三綱五常也翁謂部議聽在外
便宜行事何曾執必我依之然部議又有國初魚鱗老

冊為主說欲天下之人主之也顧比之制度又將聽人為之損之乎益之乎織造之家必先理絲之經而後梭之以緯不先之經緯將何以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欲求尺寸絹帛為九月衣裳之授不可得矣間近日撫按文移言及翁亦稍稍有悟而又為之辭曰我先造糧冊後造言鱗視剛峯說雖有先後而實無少異其於歸糧冊之歸字講之不通姑勿論啟使周四府執糧冊逗湊魚鱗謂糧冊原有田形四至一檢尋而魚鱗之易矣夫田地形象不同而大槩亦或相似四至亦然且交丈五丈先後次第與今之流水又不相對合數十家之冊而

流水之其亂不可成生不能一一備說翁試即一壩之小者令人逗湊數日間能成不能成而事可知矣周四府又必令里排為之交丈自丈已是一番騷亂又逗湊魚鱗為必不可成之事生竊以為逗湊魚鱗不如更為流水之丈反覺明白之易翁無苦此一方之人為也何也里排必取紙張必需供給又有分外取錢不可言之為也里甲交丈瓊山縣在分巡道脚下且不依行而別為之說翁曾不一就人之情思乎翁復言激而激之甚矣生平治下人不敢為激第恐翁先後所執二端皆必不可行之事苦此一方之人翁必有悔而無及之日

故再進于左右謹復

示

禁革積弊示

吏部侍郎海 為禁革積弊事據通政司送到西營街人陸武告狀審之初執票六張後西營崇禮長安三街人等又送出票兵馬司自行八十九張為各衙門行者二百二十張曰此偶未繳送兵馬司者是其先日繳還者尚不知其幾何也以五城之人當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里甲何可勝言今兵馬司小官也做了一箇貪狼猛虎以小民膏血奉迎合于上官此與侵用里甲

何異合行禁革兵部夫役事宜有刻本各衙門自有官官皂隸等役又加之此非也然猶一說可通姑聽之今後如有部議之外仍前票擾者雖小費一分一文不及先日萬分之一亦不妨恕三考役滿辦事想祖宗初亦進士觀政舉監生應事之類流今日而上銀于官曰罰班曰納辦一部之官上而下正用私用妄用在焉出何典故出何年律令自今以後俱停止不許收已收者自五月初一日起至今給還在四月內不給蓋已費用給各人役領不可追也其本衙家火諸件除上手流傳下之外出此銀辦者退出必用不可無者一一以本俸薪銀

給還一如原辦價分文不短是雖價價_值之多罷官之日
賣可送人可留後人用作己小惠可又不然一船之便
載借用前途不足換柴_米換柴賣充路費可為官人不貧
況至侍郎本不至是有激而憤戲談之其伺候諸人原
領此銀充工食聽其自散必用而不可無者一如家人
物件以己銀給冢宰統百官豈有吏部不能令行一兵
馬司聽之借口科道各衙人如若仍前被害可自放膽
來告做百姓不可做刁頑不聽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
軟弱聽人打聽人殺而不言的百姓不言自苦苦何若
止或攔街或叫門不禁狀上必明說通政司畏忌若干

次告不准送字樣上下有體豈有堂官不能出令一司
屬官乎北吏部此等銀年有三千餘兩之多輦轂之下
不禁我不知也辦事官吏今後有為司所迫不出此銀
而禍隨之許登堂叫訴又本職上任先後日各_衙門諸
公往：贈有禮物曰交際先日規也夫今日做了朝廷
官便與家居之私不同常_謂謂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之
嚴小獵較猶可况受其賜孟子亦誤說也彼酬此答殊
是虛繁_御御之不為己甚而仲尼不為合行告止前二件
後附一件共三件皆朝廷法度中事應本部尚書主侍
郎輔侯印尚書日久不至居一日官盡一日職故不自

嫌疑特此嚴示

書

復畢松坡

瑞以二月末日起行四月初七至英德縣尊差迎候二人在馬六千里之遠而來人之勞矣山川險阻覺有伴護其心安先時謂無益於生有勞于人不免微有不滿於公之意倏轉而感一旦幸附僚寀之末朝：夕：賢師傳不是過也至江西聞公秋晉計猶當一晤生以五月初四之夕抵上新河公先月二十六日北^上事之不^上能^上如人意恰又如此公先日百兩行事諸衙門人時

言之先人規模後人楷式也今來行人之便特此附謝十五之日文選忽進一不具名小東為董胡二生求厯事衙門一堂之上二十五人指視可行之乎一事私百事之私隨之不論大小是東偽耶抑亦真耶并一問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門下之履瓊也何如哉何如哉比冰之清配玉之潤而才猷又足盡發揮之暢中形外利與人興害與人革至今言兵備海南第一人也甲科當之卿相而日久矣奈今惟有資格故公尚爾然官爵足為士君子輕重哉今二月之末生應命北上渡海計至維揚當得面悟而事

又相左盛使至捧華翰而拱揖誦之恍見顏色拳々然
聞過來求益德盛心下有道君子自是如此 尊專本
不可卻但以近日世故未厭南都虛禮今日猶然曾有告
示峻絕之不可曉人也特此謹附來人壁上北望通太
大方高山仰止而已心乎愛矣言不盡意惟崇鑒

復周養初糧儲叅政

門下柳塘先生弟也借有今日以挹雙美光輝何幸何
幸正方應命起行而華翰適至匆匆間百凡不一言悉
謂此去日近一日面覲者得盡^言言得盡意也其復令
兄柳塘書亦俟面致之使旋謹此上復非必故為畧也

惟崇鑒

復周柳塘先瓊州太守

我公守瓊之日何如哉何如哉生不傳此黃童白叟
之口寫一時感德之急非有一語字減益也時共事之
人萋菲不一謂瓊人墮假物計中不覺其假豈韓退之
原毀情狀樊流今日猶然耶可怪而恨然此足為賢者
累哉天下事有似損反益者今時稱清明君子向用事
久而論定矣他山之石非可以借攻吾玉者哉南^真箕具
錦自旁觀論曰忌人可害正可自君子求之已論不曰
不可夫豈無因二月之末生應命行而華札適至十詠

如對行李匆匆未暇和也偶便肅此上復容日勉所未
能別致益樂公之樂亦生喜為不厭者餘種種未能詳
及統祈宗鑒

復吳小江兩廣軍門

人情世態瑞無用世之念久矣借譽諸公得見知于主
上似亦若有天然之幸揆之先日役事可推謂能大有
所為滿我願或不然也俗耳庸目誰與我為之今已勉
強上道自北流行請門下以決進止萬一北上人便家
人佩辭官本得託驥未尤幸種種俟面日及之疊至驢
駕賀感激尤切言之不能盡者亦先附回使言謝統祈

台鑒

復汪渠瀛廣東巡按

主恩三四及矣如天之高並地之厚然瑞今何年耶古
人致事有期而今過其二杜少陵之齒髮自料曰意深
辭苦瑞之謂矣况人情世態見知于一時焉保有終於
後日漢魏桓謂宮女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
乎觸類而長小小補塞其罅漏或不知不為之為愈也
天民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夫豈為高潔哉謂事機
理勢不可行于天下者不能濟天下也公祖之惠義不
得辭使旋暫附申謝其行止遲速不可俟面日請之

種種今未言及惟崇鑒

復薛鳴字分字道

門下坐鎮廉州之日聲稱滿瑞耳矣瓊州之人每每向
洋頌企生今扶衰北上道路之談者與公初鎮廉州之
日無異問其次曰府之傳猶可問其他先日今日則氣
忿不平而言怨矣曰賢者何故容之曰雖賢只管得己
大抵其言亦門下言之而不行反禍之意者人謂人君
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職掌所到有不潔人可潔已者哉
雖君子不能無斟酌之計然斟酌必行非斟酌不得行
遂止厚意稠疊使旋附謝來猶可追區區不願門下今

亦有不滿之分也敬進一說惟崇鑒

復贛州軍門賈春容

在贛州日感賜多矣臨行又復惠之船屋高深大廈廓
而且安與家居無異一家人鬱熱之苦忽爾如脫且自
湖口起二日直抵南都舟子以為風迅之極數年來未
有同行小舟不敢破浪隨行此亦莫非台福之所賜也
舟回肅此上復附謝

復王忠銘

生二月三十日渡海今五月初四日到上新河感冒兼
之兩足發瘡未能即便上任近賜華札二如期拜頌之

矣主上變而厲精天下懸望公意亦生意也私念與公同輔太平今日之盛盡天下稱賦差繁苦官吏殘貪此習弊未易為未知能如我願與否生上任止在三二日間便遣人齎謝本北上生與公始而合中間隔多年今又復合誠可喜也種種意及吾瓊近日事容他日再詳細奉李王二倚馬今且病患未能一一札候

復深霞

自得聞高第以來日日月月喜之生之喜與他親朋之喜異蓋謂賢親平日志趣借此階梯可大發洩吾瓊他日增一賢者士夫不比他甲第榮華俗眼與之仁人君子不與前後領誦華翰了知感受過為推轂之意忽領上命已於二月二十八日離家三十日渡海今五月初四日到上新河矣賤體冒暑然此二三日間亦必勉強上任賢眷自瓊起先後行同二郎亦時到下處相見自南雄而下生以先一日過嶺以後屢候之未到未得相遇計日算之想一二日間亦到南京矣李王二子行忙諸凡未得詳悉上任後人齎謝本北上再具奉

啓龔懷川

別後人各一方睽違之甚思公如天之上而不可即矣奈之何奈之何先歲領有華札知公離閩中將復命後

又聞公在告今以五月初四日到南都又聞公補浙江
掌道生冒暑得病兼諸色上任衣冠無有也方急圖製
之先甲申之夏府差劉經歷解冊南京肅啟數年來情
事囑之託州中使人轉致彼止至江西袁州半年而歸
啓在今行李函中偶檢未獲生亦此一二日間上任遣
人北上謝本容檢奉并別具數年種之意今行人倚馬
未得一

批

梁進士家人梁仲照身批

南京吏部右侍郎海今據瓊山在京吏部觀政進士梁

雲龍家人梁仲自上新河開船至揚州府轉回告稱閩
上嚴禁原有執照一紙係仲先年往來者不准如此阻
滯身有路費計算必不足用念梁進士今往北京隨官
妻王氏王氏係舍姪女海氏所生自瓊山渡海而上山
海之險互相依賴今日本部上在彼此分隔借助銀三
兩任彼前途別求長男生員梁思孚在廣應科場一婦
人攜少男少女并蠢媼家人男婦十一人大小共十四
人萬里程途阻關阻閘零丁難苦為之給之批照仰所
過閩津驗實放行毋得阻滯其批文聽到京梁進士自
行繳回南部須至批者

寄深霖字 吏部觀政

自離家而來日日得與賢眷相同起止二節亦不時至
生止歇之處生先十八日過嶺讓支提學賢眷次日與
支同後先遂至不能相候生五月初四之夕至上新河
賢眷直至十五一日之差差了十餘之日風有便不便
也今以十七日上新河起此後無裏河運船之爭不一
月而張家灣與生自瓊而來夫馬柴米係是自處船之
大小不同可求其一其他視陸行事無異生行之難賢
眷尤難尤難遲之又遲有以也生五月十二日上任任
事例當具日題知行人之便特此再告諸公謂久之當

有引年小疏自念衰老之甚不十日而有人北上矣容
再言

寄王忠銘

禮部右侍郎

瑞於五月初四之暮抵上新河十二日上任蓋足疾之
痛諸冠服未便也王李二子行已有小啓奉途中每思
人之拙矣山林之久公家典故又多遺忘日夕以公必
我一不憚指示為慰今又睽違失望奈何奈何上任
例當題知行人之便特此附告新任以後事宜非衙門
儀注之所及并北都近事明天子注向一一明指而密
示之尤望尤望不十日而又北上之人矣容再言

啓王荆石閣老

瑞無用世之念久矣一旦誤蒙主知十六年山林變而感發私計萬里京師之瓊恩遇叠至如此山海之險前期難定於二月二十八日束裝北上五月初四之暮抵上新河洛到赴任念此成命兢也乃以足瘡之痛諸冠服一無有十二日始得如願奉例題知之便附啓上候爰念主人改而勵精千載一時之會也况又有虛懷之待天下所仰望如公之為輔乎古稱治具畢張今之謂矣瑞北望台端依賴稀鎮江口顏色也憐無任憐無任瑞齒髮自料可用與否請公於廊廟之上語決之餘不一

答鄭純吾

原廣東巡按

生朽而無用十六年矣一旦有賢門下及華溪翁挺然拔之以今正旬末即報二公薦章之旨二報通政三報部請不允四又報南院先歲之冬王忠銘深霖字亦有啓而曰起用即矣明明天子意也生自知枯槁無用即古之人引年計之非可復出時矣又思有君如此耶千載一時而忍負之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離家三十渡海至化州報陪點至電白報改陪為正五月初四之夕抵上新河十二日方得上任蓋諸冠服未便兼之左右

足瘡上任例當題知人便謹此上達并附之便區：日
夕間上咨明聖下酬知己畧無一不滿之心矣奈年力
不足以副何今日亦進退之間也惟一教之進之為
望不一

啓通政司倪東洲

生以二月間報二月末日渡海北上五月初四之夕抵
上新河諸冠服未便兩足染瘡至十二日上任蓋以是
日方可免為拜跪也任後例當具日題知行人之便謹
此啟上煩循例轉達瑞衰老之年非可復當官事時節
矣勉赴明命進退之間望惟明者一示決之而已

啓閣下吏部

瑞無用世之念久矣一旦誤蒙主知十六年泉石心腸
變而感激私計瓊去京師萬里之遙恩報疊隆如此山
盟之險前期難定于二月二十八日東裝北上五月初
四之夕抵上新河咨到赴任念有成命兢：也乃以足
瘡痛諸冠服一無有十二日始得如願遵例題知人便
附啓上候爰念言上改而勵精千載一時之會也古稱
治具畢張有君有臣今之謂矣北望台端無任惓惓齒
髮有自料瑞豈不自知其非可應用時節矣可之與否
公於廊廟上一語決之餘不一

復賀澹庵

原瓊州知府

門下三千之瓊日月無久也瓊州之人至今在念黃童
白叟皆曰賀公之不久于瓊自是我瓊緣分為薄蓋賢
人君子一有施為其效自別百十年功業可以天之一
日之間來諭云云則又可異無中生有而以加之公加
之而至如是如是何耶太抵今日人心殊不能少似成
弘先曰禪宗學問視世界而無有今日安心要訣也生
初至南都禮文與先無異未而言曾具峻語絕之不
可曉人分被此厚意敬托來人壁上今吾故吾惟公與
生受不受無所不可勿以為誇種意語有待而未盡

者秋文交侯公桂枉至促膝及之公毋負約惟崇鑒

復湯陽南

生自聞命有北上之意曰且得與我陽南公一叙久渴
情思矣五月十二日上任會鳳阿得知門下春秋雖高
神力未倦田里優游怡：熙：益用為慰三五日之光
賀澹菴亦遣使至而歸俟期會奉：十令孫所言之侯
蓋暑退涼生至此然後為便使者曰湯公主人親戚也
同縣同門下能與之携手而車來耶至望至望惠餅食
拜領之矣餘壁上淳安而後賜之諸般藥方用輒有效
惜已失之今能併會後而又有可稱神效之奇者一抄

示之尤幸

備忘集卷四



書